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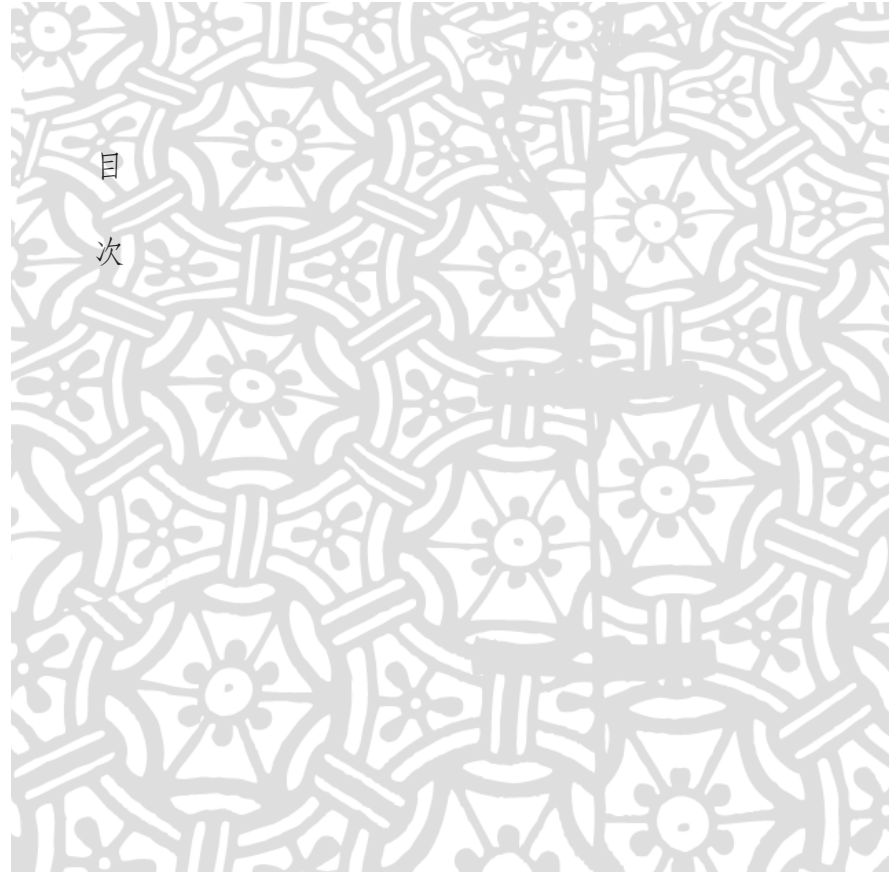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年（1931年）南洋鄉僑捐款建置的水頭村金水國小，迴廊包圍著天井高起的禮堂，形成「回」字建築，是回鄉的回，也是回饋的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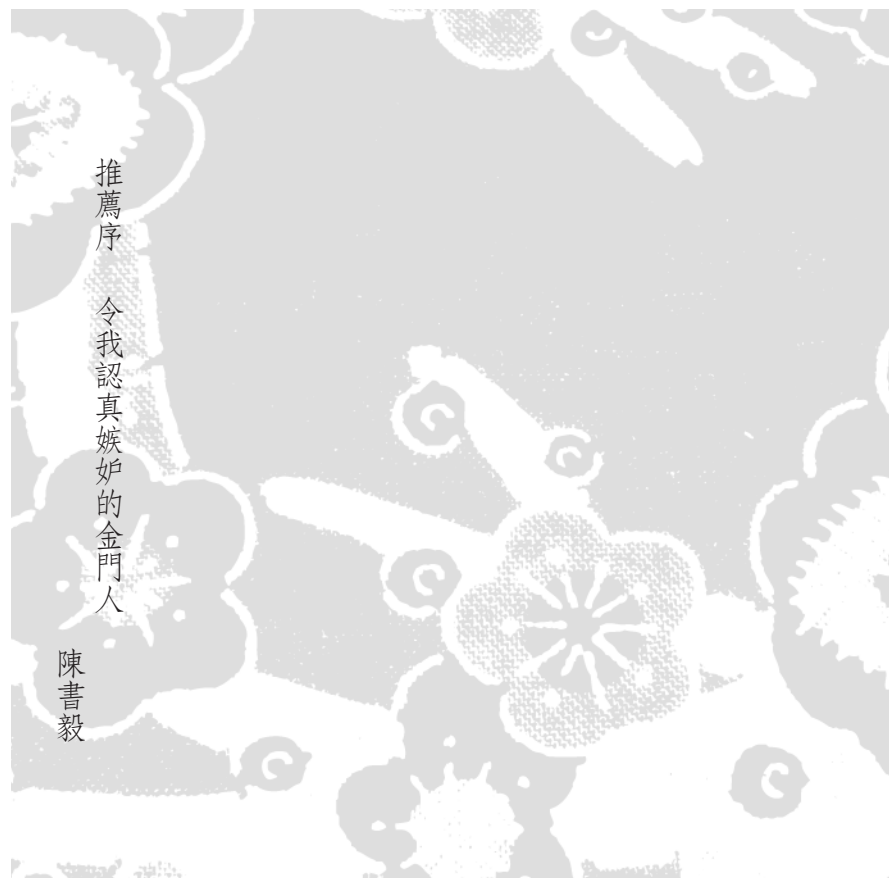
家鄉述懷——  
浯話金門

唐蕙韻





推薦序——令我認真嫉妒的金門人——	9
自序——	13
書店——	17
總兵署書房——	23
街巷——	29
誰解金門溫羅汀——	39
必要性服務之罪——	45
高粱酒獨立國——	51
石獅仙姑千秋——	57
風景——	63
斯文之化——	69
如何金門「怎麼文化」——	75
原來如此——	87
可以變和不變嗎——	91
故土——	97
恭寬信敏惠——	101
文學和作家——	107
「八卦」的巷弄風景和防禦秘密——	113
作活——	119
適意——	125
價值感的成就——	131
舅舅的故事——	137
地方人——	141
老鎮舊區——	145
古厝新廈——	149
石板路的月光——	153
閩王廟——	157



推薦序  
令我認真嫉妒的金門人

陳書毅



作為一個定居於金門聚落的建築人，縱使歷經了租房、經營民宿和蓋新厝等不算短的九年波折，甚或受到肯定而擔任社區理事一職，在身份認同上的我經常感到混沌，對外僅能認真又戲謔地以「失落的呆北人」自稱。

說起原鄉「廈門五戶」，是數年前從爺爺顫動的筆下寫出關於祖籍地，接續的遷徙路徑是台南東南、彰化大城鄉西港村、丰美村以及現下的台北南機場，但除彰、北的親族之外，經尋查下的廈門和台南之處早已人事全非，祖先名諱能被記得的也不過三、四位。高速的光纖世代卻只能嘖嘆於家無祖厝之跡、無譜系之書，是嫉妒金門人的原因之一。

約莫八年前，認識了剛剛返鄉任教的唐先生，第一印象是位纖瘦有神的研究者，一襲手繡布衣，身旁總有書卷和茶香圍繞。彼時的呆北人擔任大學研究助理，逐漸接觸到了唐師的文章、民間傳說與民俗調查資料，尤其是近年來著力甚多的民俗探訪。某次聚會時，我自認特殊地提到火車牌**崑陽**茶的紙包裝，唐先生眼睛瞬亮，如說故事與一股腦地跟眾人分享了品茶心路，原來**崑陽**茶之於金門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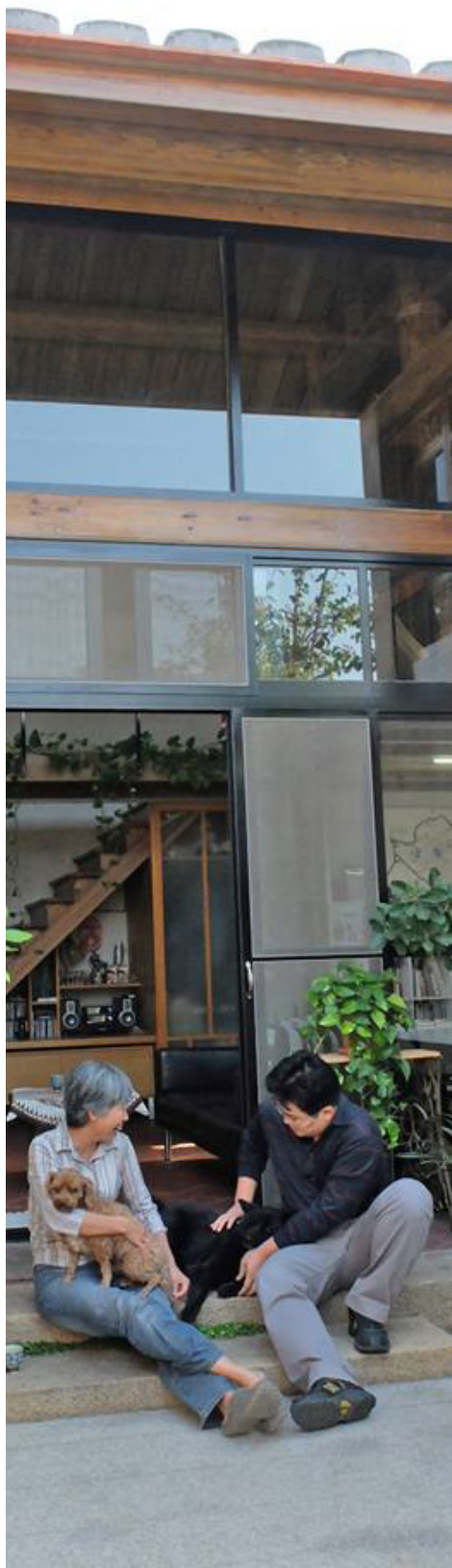
生活情韻是如此這般，並細數了後浦老街上的茶行和人情點滴，街道在她說來有著文化的溫暖和現場親臨感。當下早失溫於台北異域的我，莫名地有了嫉妒之二。

霧靄四月天的網上，唐先生發了一篇文字問道：「回首有些不堪負荷的重，哪位識我的願意幫我寫個序？」原以為打著友人的身份預購新書兩冊，未想唐師倒以新金門故鄉感懷為題，邀我寫序。隨即傳來「新金門身份中，實際上和心理上都對此地賦予家鄉情感的，我心眼所見，就你：正是因為你讀過其中兩篇，一眼就見出其中機關，所以是解意人哪！」驚喜和榮幸之餘的我連忙回諾，幾日後，研究室桌上收到以高山油菊一罐為鎮的謝禮和稿件。

當天子夜即細細閱覽，怎知文章讀來卻常有湧出之念：觀音亭、橫街、古厝深井等，成了今昔時空與人物間的補綴畫面。如有一篇「恭寬信敏惠」，是嫉妒之三，也是令人同感深刻的。蓋因與金門新友人交談時，經常會被誤認為是夏興陳氏的某一輩份，又隨即被問起與陳某人是否熟悉，只得連忙解釋。對比於文中所描述那個忙碌的父親，家訓和門風，以及奮臂而出、引以為榮的驕傲，那些場景均是讓移居飄零的我好生欣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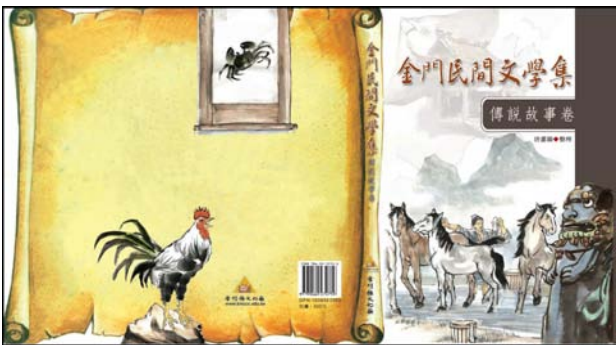
序



令我認真嫉妒的金門人呀，或許已十足地活在唐先生的書寫中！這二十篇經年地勾勒出金門人的品格和信仰、地景風情以及生活經歷。閱讀將補築起主客間的交流，使行間的異鄉轉化為感情的歸宿。再讀一次金門，有著字句的輕靈觸動。

陳書毅

寫於梅雨初到的 S+2 研究室



二零零五年在金門做民間文學普查，借金門日報的版面廣招了暑假回家鄉的大學生，以家鄉話留下了當時離上個世紀其猶未遠的傳統口頭敘事。

二零零六年，金門大學前身金門技術學院開設閩南文化研究所，創所的江柏煒所長請我來投遞履歷表，興致勃勃的我準備了面試演講，卻因為當時開所在即的教職投件申請者只有一人，資格條件也符合，就這麼回到家鄉，成了第一所閩南文化研究所的第一位教員。

說是家鄉，童年記憶起始於單打雙不打下中被遺忘在防空洞內的困惑，十八歲離家讀書前，戰地政務教條管制下的所謂戰地兒女，居處離島之政經中心的後浦女兒我，除了吃喜酒到過一些親戚家、春節拜拜走過幾個村落的邊緣，以及隨軍車行軍扛槍去打靶聽過槍聲，金門有幾個村、有多少人，我沒多少理解，對打小就匪夷所思的戰政狀況，更是從來冷眼以對。只有趕著黃牛的農夫與紅土，和每天上下學一路對視的藍天白雲與日升日落，常常在國文課讀詩詞曲時令我恍神。家的感覺在每次下飛機不經意的一刻，隱隱有著浪海的風聲、風裡泥沙草木的氣息，像布又像網，迎面一拂，就忘卻所有外面的事，回家了。

習慣性的遊走過去沒去過的金門角落，是從帶著同學回家騎腳踏車旅行的大學時代開始的。許多地方我與同學一樣第一次走過，例如一向是禁區的海邊、通往軍營的羊腸小路、以及古色如電影場景的村落，與同學一起驚歎的同時，我心裡是複雜的感傷和不服氣的。我可是金門人哪！卻與遠來的行者無異。

二零零七年，完全身不由己的以教授的身份（而不止是回家的女兒）落入家鄉的社會圈，一方面因為要深入訪問的田野調查，在地方社會慣例下必先接受受訪者的身家詢問；一方面是隨資深同事以單位名義應酬各種社會關係，對內對外，我的金門人身份總是很刻意的被強調。也因此讓時任金門日報總編的李福井先生<sup>3</sup>發現，以厚愛提攜的長者風度，要我加入當時日報副刊浯江夜話的寫作陣容。於是在寫作業的受命責任下，隔周一篇的寫下當時那一段時期的生活感會。既意識著是具有的個人寫作，也知覺著這是地方報刊版面，考慮著讀者的地方性和版面的生活性，成了這一路以地方生活為場景的寫作基調。最末收錄的〈地方人〉以下五篇，是二零零一年以前回家遊逛時偶爾寫下，應《金門文藝》邀稿而收錄於二零零五年七月第七期，其中也大多是生活場景的記述，因為這些場景的存在，所以在這許多場景已經變化或即將變化的此際結集出版。



2011年湖南村麥田邊草原上的小黃牛。圖中水泥鐵條柱是兩岸對峙時期，軍方設置的防空降樁，拆除於2013年。

忱。

這本書得到金門縣文化局地方文獻出版經費贊助，謹此敬致謝

二零一四・七月三日





2006年重建的滄江書院。1980年代，是金門社會教育館，附設圖書館大約就在現在院中的講堂前吧。



平安書店，現在只見教材參考書了

「金門還有沒有書店？」在金門島東邊西邊前面後面逛透透的朋友，離金前夕遲疑的問出這句話，我在他的遲疑中看到他對人文金門的疑惑。這也是現在我在金門最怕人開問的問題。

生平第一次自掏零用錢買進的讀物，是小五時在中正國小對面的平安書店買的故事書。書的封面是呼應書名或配合故事內容的彩色插圖，內頁則是和學校油印考卷紙一樣質輕色黃的紙，每本書大約百來頁，小學生買文具的零用錢就消費得起。當時班上同學會拿自己買的書彼此交換看，有時候看得著迷了上課還偷看，被老師沒收了，是故事書的話隔幾天就還小朋友了，是漫畫書的話可能就去不回了。我從爸爸書櫃上拿來借同學的老夫子漫畫，上課偷看的同學被老師打了手板之後交給老師，從此杳無回音，當時不敢怒也不敢言的懷疑，是老師自己也愛看老夫子漫畫，因為老夫子漫畫是爸爸買的，不是壞書呀。

那是金門軍多於民的時代，金城車站前的商店街和中街都有沿牆鋪排整面書櫃的書店，阿兵哥固然是主要顧客，像我爸一樣時不時抱一堆「沒有用」的小說雜誌回家的一般百姓，其實也不少。小

學愛看書的同學中，往往家裡也有很多「爸爸的書」，看書買書，是自然而尋常的事。國中以後雖然老跑社教館圖書室借書，下課後到街上書店摸摸看看，仍然是我最愜意的日常娛樂。當老闊的眼神開始盯著久留的你時，也該是換下一間書店看的時候了。

民國八十三年到八十六年間，解除戰地政務後的金城街上已少了許多阿兵哥，街上書店的生意雖見得大不如前，起碼還是看得到新書進鋪，帶朋友回來玩，幾步路的街輕易可以找到書店買到他們藉以認識金門的《金門史蹟源流》、《金門之旅》、《七鶴戲水的故鄉》等等今天看來還是內外兼美的暢銷經

典。有個熱愛到處旅遊的新聞系同學，頗有觀察的說，這裡的書店雖然小，但密度算高，書種也多，可見這裡的人很愛看書。我從未自覺的拿書店來觀察地方人情，當時也沒留心注意這些開始兼售日用雜貨的書店正在面臨的困境和轉變，只是欣喜這些書店和這些書，讓我這金門人在外人面前好有面子。

（民國）八十七年以後忙於學業和兼課極少返鄉，但年節往返間匆匆瞥過的街景和路景，讓我意識到金門經歷著一些不同以往但快得讓我來不及思考好或不好的變化。九十三年才放下課業重擔再領先生來悠遊家鄉時，走在熟悉的街道上尋覓以往的悠閒時，卻始終找不到一個可以駐足的角落，這才驚呼：啊那些書店都到哪裡去啦？！尋尋覓覓找到從中街十字路口三角店面搬到藏身北鎮廟戲棚邊一角的欣欣文具店，老闆和店名一樣沒變，只是招牌的書局改為文具店，店內陳設也以大部份文具貨品取代書籍書架，僅剩半壁書櫃擺放著中小學生讀物和辭典一類的工具書及考試參考書。我熱情的對老闆說高中時在中街的欣欣書局跟他買的唐宋詞欣賞是陪我到大學畢業的床頭書，謝謝他當時肯經營那麼多種物美價廉的書。靦腆的老闆笑笑，卻黯然的說：現在的人沒在看書了。「是因為沒有阿兵哥了嗎？」「也是，不過主要是現在的人不太看書了。」

在學校圖書館以及縣文化局圖書館借不到想要的新書的金技學生，常常疑惑的問：「金門為什麼沒有書店？為什麼我們想看新書要到賣百貨雜項的鈞統大賣場，而且只有常常會看不懂的簡體字書？」已經依賴書店休閒成日常習慣的我，在渴望書店之餘，幾經面對「外人」對金門怎麼沒書店的質問，才認真的思考書店在一個地區生活圈的意義。它不只是人文和經濟指標，它應該是一種民生需要。但它怎麼會在金門解嚴後大幅開放的民生建設和育樂發展中萎縮到近乎消失了呢？

二零零七·七月三日

後記

如今連戲棚腳下的欣欣文具店和車站前的鴻儒書店也不見了。金門技術學院已改制為金門大學，並有了獨棟專門的圖書館，藏書自然已比2007年時充實不少。近年新興的咖啡廳、茶館開始流行附設書籍專櫃，除了消遣性書刊，金門縣文化局出版品常為書櫃中的銷售主流，儼然是金門當代藝文的地方特色了。

二零一四·三月

總  
兵  
署  
書  
房



明代許癡會元的「叢青軒」，清代金門鎮總兵署

因為渴望一間書店，我在初回金門生活而難耐對書店的想念下，開始一段天真而充滿挫敗的旅程。

兼任學校圖書館行政職務時，我認清學校購書經費與資源分配的有限條件下，要期待圖書館即時滿足各系對各類新書的需求是很為難的。而我所鍾愛的書店休閒，也從來不能與圖書館的性質彼此互代。要不要自己開一間書店呢？

上街去打聽看似常年關閉的老店面有否出租可能，被店家笑出聲來拉開嗓門叫：「他常關著？他是開得較晚關得較早而已，你沒看過那間在做生意？人家在賣酒呢！」

荒廢的工廠不能再利用呢？了無積蓄的我向兄弟姊妹們募股，小妹瞪眼微笑，弟弟以嘆息的姿態搖頭不予置評，其餘在 ESB 線上的姊弟妹各給你一個表情不再回應。先生說，這就像你常說的觀光客和觀光資源的關係，傳統聚落和老房子大家愛看，可是要你一輩子住那裡面你願不願意呢？書店品質靠經營管理，你要服務奉獻的話等有錢有閒來養老再說吧。

能不能讓公部門來開一間書店呢？

小心翼翼的打探文化局的可能，原來早先曾構想設置圖書販賣部或合作社的文化局，目前人手和空間都不容多想。藉機巧遇校長，

問校內有沒有可能提供空間請書商駐校營業，校長答：「當然可能呀！可是書商不願意，金石堂我們去問過，他們不來。」我說：「那我可以去問誠品嗎？」「好啊！很好！」

我在電話中和一樣熱情的誠品台南店長熱烈的談論誠品進駐金門對其品牌形象與龍頭地位的特殊意義，彷彿已經看見誠品與金門相得益彰的榮景。數日後收到來自台北信義總店陳小姐的 email：「至於誠品是否入駐金門，這得由敝公司的設店部門評估；目前應該還不會，未來不可知。真的好感謝老師對誠品書店的支持。」

即使是二手書店也好啊！我退而求其次的張望此地其他生出書店的可能。

車站前的鴻儒書店曾是爸最愛的書店之一，我走進去繞過兩排日用品貨架，瀏覽與書架同樣陳舊的書，不無欣喜的挑到幾本在 30 一條款前訂價還未飆高的書，頗有學生時代在校外書店獵奇的滿足。結帳時和老闆閒聊，說到轉型為二手書店的可能性，老闆立刻說這書已經很便宜了，它只是一直放在架上舊了，沒有人看過，現在這三本書的錢買不到一本書啦。二手書的話題讓老闆以為我是嫌書舊而準備以二手書之名殺價，氣氛顯得緊張而凝重，慨多於憤，

那是榮景不再的無奈。想到位在天母的胡思 who's book 二手書店，風光上過中國時報全版專訪的版面，其營運之初的艱難慘澹都曾使懷抱理念和熱情的老闆差點收店，恐怕也不適宜這已收起笑容的老闆吧。

退回幾次博客來的書之後，我還是想念可以觸摸和翻閱的實體書店。

幫我帶孩子的母親放假去當學生的下午，自己帶著不肯待在家裡的孩子騎腳踏車逛街，買個飲料找地方休息，不是觀音亭的石板凳，就是總兵署前的石豬椅。女兒每次都在廊上張望衙門內，問為什麼不進去。她不太明白五十元和十元有什麼不同，總之是媽媽小氣怕花錢害她不能進去玩。我們漸漸大膽的坐在門前的廊上玩耍或喝飲料，不介意門內人或過路人的眼光，因為發現附近的居民也常坐在這裡。女兒問這大房子是誰的，我說最早最早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在這裡讀書，後來是官兵關壞人的地方，現在是給人家參觀的……公園。女兒說：「那現在沒有壞人，可以在裡面讀書嗎？」對呀！可以呀！不就是讀書的地方嗎！不就是這裡嗎！

可不可能女兒的異想，使總兵署的將來變成更具親和力、更有觀光吸引力的「總兵署書店」或「叢青軒書房」呢？居民可以自由

出入，或遊憩或購書飲茶；觀光客可以在此買到金門特色書籍與文物，順便蓋上一個「總兵署書店」或「叢青軒書房」的紀念店章。這樣的經營效益，會不會比目前一人收十元的入場費收入有利而且有意義的多了？

二零零七·七月十七日

#### 後記

總兵署據地方舊志云為金門地方知名的明代會元才子許獬的讀書祠堂，其文集名「叢青軒」即典故於其讀書處綠樹環抱，耆老指該處佔有「鵲鳥咬柴」的風水。如今為金門縣文化局委託金門縣觀光處經營管理之遊客服務中心，入館已不收費了。文中提及荒廢的工廠，也在 2013 年局部整修，置入書架和茶桌，成為賣茶也賣二手閒書的松風閣茶館。

二零一四·三月

街  
巷





街上的陳氏宗祠旁有一排二層樓的老店屋，屋牆低矮，雖是二層樓，斜傍在高大的宗祠旁，加上祠堂前牌坊的遮掩，一般過客，每經這十字街口，竟不易察覺她的存在。

然而老店特有的開半牆的買賣窗口，屋頂門面和木門窗板，經歲月剝蝕的痕跡顯著而一致，令人一望而知這是歷史的容顏也是她初始的面貌。屋舍是矮，每屋的二樓門面上左右各一的圓窗，卻讓人視線停落在樓上的窗而不在樓下的門。陽臺因這對眼睛而生出一種鬧中有靜的閒逸情致，令人不禁仰頭望看，想像窗後也有市集喧囂外的生活閒逸，而對這屋外必然有過的榮景和窗內的生活興起雍容的遐想和羨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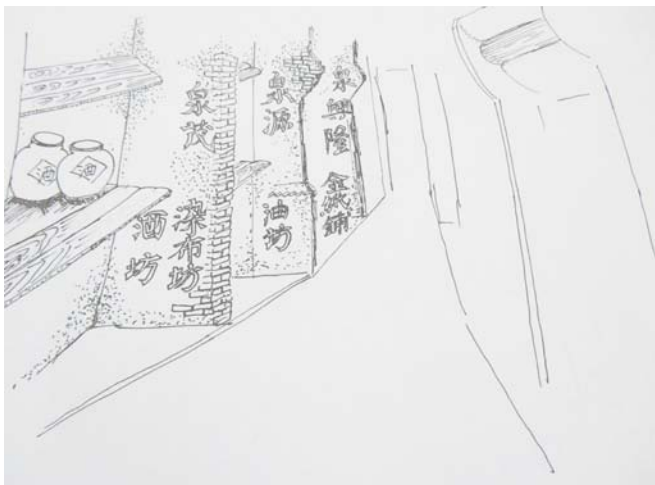
這兩扇圓窗勾連的市井風光與生活情致，讓我想到橫街仔的老家。隱在一直都是熱鬧著的街道後的巷弄裡，很少人知道這窄狹的巷道也曾是街，只存「橫街仔」這存在於清代金門志上的方言土名，記憶她有過的當年。如果不是幾個月前見到金門日報對「陳寶益」號的報導，我還不知道幼年住過的老家，原來曾是橫街仔最風光的銀樓，而那令我著迷又不解的二樓房中房的空間，原來是打銀師傅



「陳寶益」號舊宅

的作坊。六歲搬離陳寶益號，常常想念樓上那可以看見廟口戲臺的窗戶，騎腳踏車經過，一年年看著房子在無人居住和維護的情況下，一點一點頹圮，焦急的回家問能不能修它，卻因為已經把產業交還主人不好干涉。終於整座屋樓塌透見天，我從破損的窗戶望進門內看見天空，心痛的想著那不再可能回去的房中房和那扇看戲的窗戶。

借住陳寶益號大概是因為傳下五代的祖業已經住不下了吧。開基祖在橫街仔釀地瓜酒、開染坊，幼年常進出遊戲的祖厝樓下後屋有個奇怪的方形大浴池，一直到國中以後回去祭祖忌，才弄清楚了那是染房和染池。樓上公媽廳前，環著天井的迴廊，圈出一個光影和空間充



民國初年橫街內唐氏家族店舖



橫街內



橫街隘門



橫街仔

「橫街仔」大概就是指這道隘門後展開的兩條通向大街道的巷子吧。通向城隍廟後大街的那條巷，原本窄僅容身側過的巷道口因幾戶房屋改建而拓寬了些。未改建且荒置著的老屋房，木門柴扉猶見老巷和老街的舊風景。通向觀音亭大街的那條巷，大致仍是昔日的店舖舊樣，只是連那生意頂好的金紙舖，不知何時起也在店門後過起尋常住家的生活了。

見了，但當舖、陳寶益和隔壁不知名的店舖房連著一起，到一道還架著石板的隘門前，是個曲折的巷口，折進去都是門戶嚴密的人家，沒有這些半邊門加半邊牆開面窗戶的門舖了。

祖厝後門對面，陳寶益號隔壁，是當舖。從觀音亭那條街道上走進巷子來，可以清清楚楚看見那開半牆的窗板上畫一個紅色大圓圈內寫一個朱紅的「當」字。字現在不

門。  
滿變化趣味的閒情世界。阿祖住在右廊道旁的房間，曾在房門口看把頭鑽出欄杆收不回來的我亮著金牙笑。左廊通向前棟屋的花園和書房，房的隔間是一道圓月形的門，住著三叔公一家人。花園的門開向的另一邊，通過一條長廊，竟然是面街的屋子了。這些個曲折迴複的空間，我始終搞不清他們的方向和他們真正的主人，也想不通為什麼祖厝的正門近巷子口，後門在巷子尾，而中間路邊開著的是別人的門。

憑幼年記憶組合的橫街仔店舖，大約只有酒坊、染坊、銀樓、當舖和金紙舖，以及一間好像曾是棺材店的大開面店舖，但據我暱稱為許老大的鄉老說，那條街曾包辦了所有生老病死所需的一切事物材料。這也難怪我每次帶朋友走街串巷時，對空間、對建築或對歷史較敏感的，總會說「這巷子好像很有故事」，不需我賣弄身世的訴說老家心事，他們已在空間和建築的歷史中聽到清朝到民國間熙來攘往的回音了。

因公務或行程緊湊而只有一晚上或一下午能在金門下地走走的朋友，如果他們要求看看不是觀光團看的金門，我總是把他們帶進南門這以奎閣為中心，有土名為「蜘蛛穴」的迷宮般的老巷弄，行有餘力再沿街路走上北門，經將軍第走進人家庭院的玉蘭花巷，出車站下模範街，過觀音亭到總兵署門前坐下休息。如果甲政第在，那朱子祠前的巷弄間也有許多堪玩味的生活風景，為免觸見夷為平地的傷心就罷了。

走過這些老街巷的朋友，沒有一個人忘得了，癡心的發願一定要再來走一趟。我怕是妄想，沒人知道那些歷史的回音能在建設和

蛻變中的街巷迴盪多久。

二零零七·七月三十一日

後記

陳氏宗祠老街屋，經金城鎮公所與陳氏宗親會的協調，2010年已全面整修，設為「後浦藝文特區」，有文藝商店及酒館等民間商家，經金城鎮公所遴選後進駐經營。

二零一四·三月

2010年之後的後浦藝文特區



誰  
解  
金  
門  
溫  
羅  
汀



建於清道光年間的奎閣，位處後浦城東南方



奎閣內供奉魁星斗像

「從現狀來說，如果超現實的把金門看成一個城市，令人驚異的是，金門是一個只有少數幾家書店的都市，它擁有最豐富的自然與人文地景的歷史痕跡，在前現代的記憶中熠熠發光，不管是氏族聚落或舊式建築風格，以人類文化學的眼光處處是驚喜；但是，金門的缺乏書店這個事實，象徵性顯示其文化目前處在發展的瓶頸當中，走向現代乃至後現代的被動式或者如溫羅汀的主動式，是必須要有來自民間的，由下而上的改造團體，和地方政府的謀合，自覺地提出自己的文化步調。」

「逐漸強大的對岸經濟與文化的反作用力，和來自台灣本島的資本主義商品拜物的窠臼威脅，在在激盪著金門人的文化思維，這不只是引進或開設幾十家書店與咖啡廳就能解決的，而是一個充滿開放性的問題與解答，留待金門人自己去探索與完成。」

以上這兩段文字節錄自東吳大學社會系石計生教授所寫的〈金門溫羅汀：徬徨都市之心的安放〉一文，最初發表於二零零五年八月的聯合報系歷史月刊，今年最新一期七月份金門縣文化局出版的《金門文化年鑑》轉載了全文。文中提到的「溫羅汀」是指台北溫

州街、羅斯福路、汀州街，也就是師大、台大的腹地公館，這一帶的書店、咖啡廳、人文茶館、小酒館等文化工作者，在二零零四年底組成了「溫羅汀行動聯盟」，希望在公館的消費商圈中抵制財團和連鎖店的資本主義霸權，強調並樹立出台北人自主及批判的文化氣息。

豐富的人文資產一直是外人看金門的驚喜，在這基礎上，面對人口依然外流、觀光客總是一去不返的村落和街市，苦尋新經濟出路的路的選民一味痛罵政策失敗、官員無能之外，台北溫羅汀典型的現代優雅和具思辨的人文精神，或許可以為古典金門的觀光型態，提供屬於現代經典的人文生活概念和經營參考。

金門從來不乏觀光資源，但一個以發展文化觀光為自我定位的觀光地區，不能總是假想旅客只需要飯店和巴士，與觀光景點同樣豐富的生活風光，才能吸引隱藏更多真正旅行家的自由行觀光者一再造訪。古崗湖畔古崗樓來杯現煮咖啡、舊私塾或老學校特色書店裡買一本書、奎閣祈福後求個手工打銀的魁星像……嗯，有趣極了。有歷史深度的安慰，有講究質感與舒適的現代品味。金門溫羅汀，



古岡湖畔古岡樓

是居民與旅客融洽共治的生活圈概念，的確很適合金門風土特色所應發展的現代化觀光路線上，理應招徠的善於細膩品味的長期和慢行旅人。

石教授在二零零五年寫作此文的當時，對金門是否擁有一「來自民間的，由下而上的改造團體自覺地提出自己的文化步調」的溫羅汀前提條件，似乎心存懷疑，他寫道：「金門目前雖有大學，但是卻是屬於應用技術學院之類的，其基礎的，歷史的，哲學的，與人文社會的現代視野付諸闕如，零星具備抵抗與反省能力的金門在地知識份子因此倍感孤單與寂寞。」其實對一向習慣以宗族或村落區界為身份認同取向的金門社會人來說，知識地位對團體改造不必然能發揮直接影響力，「改造團體自覺地提出自己的文化步調」如果不是來自集體的情感昇華與理性沉澱，也必然不會是特定學院知識和知識份子可以全盤主導和改造的。

我內心琢磨嘀咕的金門溫羅汀聯盟可能的障礙，不是金門缺乏什麼條件，而是經驗值中歸納的金門社會集體人格在公共事務上常表現的一兩項特點：（一）習慣要求政府補助一切預期有利地區發展

的事務經費的離島居民心態，能否誠心接納以信念結盟而非利益談判的模式凝聚共識，進行由下而上的自治改造？（二）公共建設中，如須個人的部份退讓、犧牲或提供人力物力上的公共投資，我們有彼此包容、不計較以成全共同利益和環境的胸襟嗎？

這兩題如果有正解，不僅金門溫羅汀有正解，金門各處的老街再利用和社區營造的最大難題應該都得正解，那屬於金門溫羅汀的樂活區打造之旅，實在沒什麼難的。

二零零七·八月十四日

後記



登樓可眺古岡村景的古岡樓

二零零七·七月三日「書店」一文刊出後，一向關注金門和美老街消息的旅台金門子弟王先生，來信熱忱的力邀我到沙美老街開書店。當時正是開過沙美老街協調會不久，我憑著當時記憶猶新的與會心得和局部觀察，回覆了王先生以下內容，其後幾天的思考，成了這篇金門溫羅汀的文章。

二零一四·三月

回覆王先生的郵件內容：

「以書店的生存條件來說，目前仍屬於市場中心的金城還是比較適合，沙美宜由觀光角度入手籌劃經營，單一書店進駐而無其他市場資源輔成的話，書店很容易成為犧牲品，這是我沒有向沙美街去找書店的原因。」

「我也相信沙美老街的觀光價值，但協調會給我的感覺是居民都希望政府幫他修房子，可是沒有人說要如何經營管理這條老街，所謂經營管理可能有些彼此遷就和犧牲以達最大共同利益；老街復興」的目的才可行，但我在會場聽說了先前沙美市場的規劃因一戶人家不配合而做罷的往例時，開始察覺您疾呼奔走的這件事，關鍵可能在您最敬愛的鄉親，縣府的政策與作為如何我並不清楚，但縣長在當時協調會現場對老街修復的態度倒是滿清楚支持的，我不是縣府人馬，但我相信如果居民們有一致的願景和具體的配合作為的話，公部門應沒有理由不支持

二零零七·七月

## 必要性服務之罪



西園鹽場看金龜山（陳慶翰攝於2014年）

風貌由衷讚賞和深懷感情的，不論金門人或非金門人，理性溫婉的建議商榷者有之、感性的勸說勿妄用者有之、激動的批評謾罵者有之，漸漸凝聚的聲浪不可謂不大，聲音不可謂不多元，而意見卻共同一致：不要大佛，要史蹟、要自然、要不死的金龜山。但是，似乎從未見主張建造者有任何消緩或改變計畫的意思。

對大佛之建與不建的迷思及其矛盾，96年7月10日金門日報言論廣場中沈靜先生（也談金門大佛）一文的分析與見解夠精闢了，我無意添足。主張建造者似乎順應民情的問過「大佛與史蹟難道不能並存」，卻不自覺的透露出認定「非

六年前考取台大社會系的「華岡之狼」楊姓受刑人八次聲請假釋都被打回票，更生團契總幹事黃明鎮說：「楊生以前有許多錯誤的偏差觀念，認為性是一種服務，犯下的強暴案高達卅一件，但認為被其強暴的女子當時都沒有呼叫、哭喊，所以也不認為自己犯的是什麼滔天大罪，但現在的楊生會對過去的性看法感到慚愧。」在多年輔導下，黃明鎮不斷灌輸他：性不是生活必須的，那是夫妻間甜蜜的恩愛行為，但不像吃飯，不吃飯會餓死，沒有性絕不會死。

——中國時報二零零七年八月十日社會新聞

很奇怪的是，讀到這段報導時，我想到的是大佛與金門的關係。像不像是這樣：「（主張建造大佛園區者）認為建造大佛是一種服務，宣稱不花公帑但用龐大公有土地同時付出無可復原的史蹟和破壞生態的代價，以多數人對這塊土地的歷史情感和土地上的人文與自然資源為犧牲，成就自己佛國樂園的夢景，但認為（或是假設）建造的大佛可以庇佑和回饋眾生，所以也不認為自己辜負或愧對土地與民眾的歷史見證和情感寄託。」

金龜山大佛園區建造計畫披露以來，對金龜山史前遺址和景觀

有大佛不可」的執著。於是我們要從「大佛犧牲金龜山史前遺蹟和生態景觀」的反彈出發點挪到「非有大佛不可」的動機起點上，反問：「沒有大佛會死嗎？」

正面攻擊的批判言論如果只能在情緒上加強被批判者的行為意志和決心，而無法啟發其理性的反思機制，或許該用牧師輔導犯錯者改變偏差觀念的比喻，來讓行為人思考其偏差刻度與常態指標的落差何以會形成被眾人指責的錯誤。我們姑且笨拙的向黃牧師學舌說：「大佛不是金門必須的，那是某種宗教信仰外化於聖物崇拜的世俗表現，但不像金龜山，不保存金龜山遺址和維護原有的景觀生態，我們土地上的歷史記憶會死，我們與自然風土聯繫的生命情感會受創，但沒有大佛我們絕不會有任何哀戚之感。」

如果多數人不認為是建設而是破壞的非必要之建設，主事者卻要用上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意志力執著強行，也無怪乎種種圖利假想的耳語流言會在反彈無效後悄悄四起了。我不願以卑鄙而無聊的圖利假設去揣測莫須有的事實，但願以對大佛懷抱崇高理想與願景的主事者們所懷同樣的理想與願力，祈求金龜山懷抱著五十萬年的自然歷史和八、九千年的人文史蹟，如她過往歲月所累積和沉澱的一切，給我們天留淨土的安慰而不是虛榮空洞的聖物崇拜。

「也許金門從來都不缺少一尊大佛，金門缺少的是對環境、生態、歷史文化有機體有著同樣悲憫和關懷的普世大佛精神。」

——引自陳慶瀚 2007年2月8日「浯江夜話」〈金龜山〉

二零零七·八月二十八日

高粱酒獨立國



金沙溪看金龜山 (陳慶翰攝於2014年)



第一次聽到金門獨立的說法，是民進黨主席施明德喊金馬撤軍的時候，恐怕失去阿兵哥財源且有棄兒之威的金門人，憤憤的在街談巷議中，說著「西瓜偎大邊，來去偎大陸做共匪好了」，或說「咱兩邊都不要，來給酒廠養，自己獨立較直」。我排在買油條的隊伍中，聽著沿巷排隊的鄉親你一言我一語前呼後應，同仇敵愾的憤懣情緒在熱烈的油鍋前拔高聲調與翻滾的油條競賽，然後領了油條哈哈一笑各自蹬上腳踏車吹口哨去買粥糜。我第一次親炙到「民間」社會表達政治不滿的「直」與「反」的本能，逕取極端叫人驚駭，自我消解之輕快也令人莞爾。

當時的獨立聲音是在這樣的民間場景中喊爽的，是以為被拋棄的怨懣中自我安慰的玩笑話，金酒的自豪和邊陲的無奈，被善感的民間直覺包進這個玩笑中。

有一個南台灣的深綠長輩曾在豔羨金門各項優厚的福利後，卻不無鄙夷的問我：「金門有發展嗎？」我說：「怎麼沒發展，你們台灣中央一年補助我們金門縣政府六億，我們金門酒廠一年繳三十億酒稅給你們中央。」財大氣粗的威風逞來果然爽快。不甘示

弱的深綠長輩說：「高粱酒只有你們有嗎？」我說：「你們台灣有玉山高粱，但你浸藥酒怎麼就只用金門高粱？」他無言了。我誇張的威風聲勢卻有著說不出的不明隱憂：如果沒有高粱酒呢？我的金門認同其實不是來自我不愛喝的高粱酒，但不知道什麼時候金門之美能替代高粱酒讓世人豔羨，必要時也只好拿高粱酒向這勢利導向的社會壯壯身為金門人的聲勢。

早有耳聞金門高粱酒的「祕方」已被大陸廈門酒廠取得並進行量產，怎麼近年更加頻傳金酒偷渡到對岸身價翻倍的消息？是否金酒的單門不是可以複製的秘方和可以移民的造酒師傅，而是無可取代的金門水？從前對台灣朋友胡謔自誇家鄉水好酒好的假設，在偶然和中央大學陳慶瀚教授的閒聊中，由他地質專業的分析 and 對酒的認識素養中印證：不是神話般的釀酒秘方，而是金門特定地層結構的古河道地下水，給了金門高粱獨一無二的生命。然而這不可復得也無法再生水源的地下水脈，卻在超抽和無知的民生浪費中，面臨枯竭、鹽化和海水入侵的危機。

這出於專業推理而非危言聳聽的說法使我驚慌，懇求陳教授趕

緊提供他的專業看法給有關單位，想辦法救救金門的地下水資源，為尚未走出新經濟出路的金門延續唯一金脈的生命。

引頸企盼中未見專家救水大作，卻看到「金門應該獨力帶領台灣走向世界」這匪夷所思的論題在醒目的版面上。令我不安的不是文中論調及作者名字，而是這論題出現於縣府官網首頁和縣政顧問座談的場合。空疏無方的獨立論調中，我們的當局引進這種論述的後備基礎是什麼？

如果金門酒廠就是我們獨立的後盾，如果金門高粱酒能恆久以無與倫比的品質鞏固恆久不變的市場，賺取足以養「國」的外匯；或者如果金門能靠觀光賭場建立不可忽視的島國地位，一旦遭遇天災人禍或被併吞的不公不義之難會令世人為之不忍而拔刀相助，我們就獨立吧，有何不妥？

如果威尼斯人酒店賭場放在澳門或澎湖對沉醉不知場外風景的賭客來說沒有兩樣，那有什麼非澎湖不可的必要？如果賭場或酒廠經營者是猶太人是亞洲人是外星人對賭客尋歡和饕家品酒的目的沒

有影響，是誰接收經營又與世人何干？130億的北京新光天地被中國權貴一口吃光抹淨時，體制秩序與社會品質的可貴再一次被世人放回商機與風險的天枰上衡量；金門人即使頻繁進出大陸消費、在廈門聯合置產，卻不打算循在台置產安家的模式在對岸的「厝」落腳定居，不也是見多了體制差異下彼此格格不入的社會特質。沒有獨立國體之歷史淵源的金門一旦獨立，是如願贏得聯合國一席之地來申請世界遺產認證發展觀光賣點，或取得與台灣談金援邦交的條件籌碼，還是理所當然的被「祖國」接收，消融於體制與情感上比台灣邊緣更邊緣的廈門外島的可能更大些？

如果不要做台灣的邊緣人，就不要隨著在台灣政界過氣的邊陲矛盾說和歷史悲情論起舞。如果我們覺得可以憑高粱酒金雞母財大氣粗的說獨立就獨立，能不能先把穩定高粱酒品質的水資源做好周全的維護與管控，就算獨立不成，也有起碼不怕大陸白酒競爭而人前氣短的好酒品質，維持自力更生的本錢與自信。

「話說回來，金門何嘗不想『崛起』」，金門人也不是沒想過『獨立』，只是『獨立』和『崛起』沒有必然的關聯，更不能說明，

從此就可以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台灣大學社會系薛承泰教授（來論金門獨立誰會崛起？）（2007年9月2日金門日報）的冷靜分析，是不是更值得從歷代先祖以來一直努力在金門在南洋在世界各地崛起的我們金門人多想一想。

二零零七·九月十一日

石  
獅  
仙  
姑  
千  
秋



2007年節孝坊下彩石獅

應該是最近的不多年前，一次經過貞節牌坊，忽然一眼觸見坊腳那尊石獅漆上了五顏六色，忍不住駐足獅前，皺眉思索良久：「這五彩戲衣，是為了娛樂誰？」

四根聯柱的坊腳兩面共有八尊石獅，這尊踩著幼獅玩耍的母石獅座落的位置，正立於街屋夾道的街心，石獅抬頭側望的角度可望見東向街屋上朝昇的日頭和夕起的月亮，八尊石獅中，唯獨這尊不受兩側街屋遮蔽，終日受到日月光華洗禮，鄉人視其得天獨厚而收日月精華，久之有靈，小兒微恙時帶點糖果放在獅口，摸摸獅身，便可得到靈獅庇佑。八月十五中秋節，石坊腳設壇作醮，就是為這尊得日月精華的嬉子母獅而作的。

石獅被漆上五顏六色之前，善述地方知識的舅舅對我指述這尊石獅得天獨厚的奧秘，我曾在夜中認真的一一撫摸並審視每尊石獅的模樣，也許是日月精華的浸潤，也許是信眾的摩挲生光，這尊石獅的光澤質地乃至姿態神情，的確比其他七尊石獅出色，撫觸獅身的指掌間，隱隱傳送著磁場迴盪的靈動力。只有原石原色原沉的那尊石獅，能讓肉眼凡人在祂自發的光澤質地中看見祂不凡的獨特，

進而相信指掌之間振動的真實。

然而一襲彩衣，讓祂失去了自發光彩的本來面目。當觀光導遊在一群旅客面前指著五彩的獅子問：「你們知道為什麼只有這隻獅子是彩色的嗎？」我才豁然明白，這襲彩衣，也許不是哪個虔誠之至的信眾對石獅無以為報而擅自為之的厚謝，而是為了便於觀光解說快速導覽石獅信仰的消費設計，我們信為有靈而熠熠生光的石獅姑，一下子粉墨登場成了觀光解說中醒目卻不真實的民俗演員。

不多久前又發現石獅身後的牌坊楹柱上貼著「石獅仙姑千秋」，大紙大字蓋過了牌坊楹聯的字句和落款題識，我受友人之命代拍牌坊聯對，到此卻只能望著「石獅仙姑千秋」興嘆，最後蓄意的站在坊下街口對先生大聲抱怨：「是誰這麼自作主張又自認得意的多此一舉，沒事把它塗個大花臉向觀光客獻媚扮丑，現在還來個封誥文書昭告天下叫祂仙姑，一級古蹟的落款題識都被仙姑蓋盡頭臉了，現在到底誰是主角？這樣貼貼畫畫是誰都可以爬上去撒野的嗎？這種民俗觀光玩得太過頭了吧！」街邊有人若不經意的側目看我，我知道有人聽到我的抱怨了。最近經過再看，那幾個有礙古蹟觀瞻的



2007 年中秋節石獅慶醮

千秋大字總算不在那裡礙眼了。

建築學者漢寶德教授有一本散文集《文物與風情》，說的是文物的創作和演變歷史，文物的內質外形記錄著創作者、使用者的對話關係，反映著時代美感乃至於區域的或社群的文化自覺，時代的風氣和總的社會格調造就物的外形文理和對質的感觸，成就所謂時代的和地域的風情。

金門的風土民情和風尚格調原是以質樸見真淳的，不屬於本質本份有之的事物，很少人會輕易干犯。石獅姑上彩也許標誌著這個時代的金門視「文化財」為觀光消費資源的心態，也或許是唯恐石獅信仰之不存或遺忘而為之的癡心建設，不論是出於前者的機心或後者的發願，這類直接侵犯文物本體做非必須的質性改造的動作，顯露出來的不是消費文物的貪婪和無知，就是更深層的風尚與民情的變異。如果我們只能以抹滅石獅與居民的光澤記憶，用不屬於石獅自己及其伙伴的顏色，在氣派的貞節牌坊面前，向外客爭取獨加於石獅的認同，那是我們的文化自覺中失去了對本色的認知與自為自重的自信，也以相對膚淺的媚俗眼光限制了外客只能從信仰面解

釋彩繪石獅，無法從自然石色的比較中，領會我們對這尊石獅的信仰認同和物華之美的欣賞情感由來。多可惜呀！那種鍾靈毓秀的光芒之美，曾令我每次經過祂身邊都要不禁泛起物華天寶的感恩微笑。

如果你告訴我，當初這石獅上彩，是石獅大姑祂老人家自己示意要加彩的，我便無言以對了。今天，祝您聖誕千秋，我家鄉的物華天寶。

二零零七·十月五日

#### 後記

二零一三年農曆八月十五石獅仙姑千秋日前，地方陶藝坊匠師稱受石獅託夢而為之重新上彩，經記者引以為地方趣聞於報紙媒體報導後，引來臺灣文化資產保護學者質疑此舉破壞古蹟節孝坊部件原貌。做為石獅仙姑信仰文化語境下的信仰者，對於匠師受獅姑夢託這回事，我從不生懷疑心。一如當時寫下此文最後一段文字所思考的。

二零一四·三月



2014 年的彩石獅

風  
景



傍晚驅車在洋山的林間小路上，林蔭夾道的路中央出現五六隻長尾的禽鳥，看似環頸雉。像母雞帶小雞一樣，幾隻體型較小的跟著體型較大的一兩隻屁股後轉著走，最顧家的劉伯立刻看出這是一個家族，說故事一樣的指著中間那隻是爸爸，某隻是媽媽，其他是小孩……，其他三人還沒完全會意，一輛機車遠遠駛過來，一群鳥就撲撲飛進昏暗的林間了。

東半島的風就是強勁。夕陽西下的風裏夾著紅土的芬芳和高粱青熟的香，沁入鼻息沁出眼角的濕潤，忍不住轉身向車內說：「這風夾著泥土和高粱好香啊！」正在講笑話的人說：「我笑話還沒講完呢……」一下子笑也沒了，似水似淚的濕潤也沒了，剩下心裡的一聲嘆息，誰教我偏在此地此時聞到這自小熟悉的鄉土味呢。身在家鄉而生鄉愁，這紅土高粱的香，究竟離我生活周遭多久多遠了，竟不記得。

金色的斜陽灑在風獅爺的側後方，風化得面目模糊的風獅，面對自己陰影的側前方，向著風吹來的方向，略張著抹不淨糖漬的嘴，癡望著前方綁著支架的成排路樹。我正面對坐它身旁，輕撫它如捲



髮的耳、如眉的髮蓋和不圓滿而仍張突的眼，以及塌扁的鼻和抹不淨的嘴，如同撫愛我稚嫩的兒子。走到它身後，見它獨坐空曠平臺的背影，雙手前躬的身姿，卻是撫背駝腰的老人樣。明知它前躬的手拿的應是令旗，怎麼想卻都是它拄拐持煙斗的老漢樣，如同我那愛在夕陽下坐在門口花臺看路人的爺爺。

偏西的陽光照在空無一人的整排老房子門前，我像個愛打賭的小孩，和猜著方洞作用的劉伯爭論門邊的小方洞是狗洞不是水溝洞或牆壁破洞，腦海裡一頁頁浮現著童年走入老聚落的村口人家門前，狗兒在這洞裡洞外鑽進鑽出對外人狂吠和警示主人的那個樣，總叫我們這些住城裡新式樓房的孩子們，忍不住的打心裡害怕卻又看得目不轉睛，尤其是一排房子的門腳同時竄出一條條兇猛土狗的時候，我們驚呼著倒退站成一個互相掩護的斜排，盯著狗兒出洞入洞的演出，腳底還得隨時準備著不綁鍊的狗追過來時要四散落跑，真的是恐怖又刺激的啦！



天井的磚縫長著密實的雜草，低頭向空著的神龕輕聲告進，廳堂的子婚燈和天公爐沉著幾十年的灰與塵，這空了神龕和祖龕牌位



大門腳邊的小門是狗洞，人沒開門院裡的狗先出來



金門厝 (2007年新前敦村落)

的房子，似乎仍等著主人隨時回來。剛過晝午的陽光照出瓦縫洩下的光影中飛舞的塵，像這老房子的皺紋，和無言的淚光。杜甫老人的心情又再引領我發出蒼老而無力的號喚：「願得金銀千萬兩，修得金門古厝盡可人。」

今天遇見一隻土耳其藍色的鳥，美得像神話。日暮的鄉間小道上，遇見環頸雉一家鳥，以一致的節奏悠遊和倏起，像領悟了些什麼，卻被白天波動得疲憊的心情壓抑，模模糊糊想著：生活就是這樣的，意外的、變化的，都是規律的一部份。

幾個中年頑童貪看金門的風景，一站過一站從回家的路轉進臨時發現新目的的路，嘻嘻哈哈的分頭拍了風景講了一路笑痛肚子的好話。一日之間，我意外重拾大學時代無目的遊樂的趣味，也在風景召喚的記憶古井裡，照見自己蒼老的心情歲月。人生風景，莫此不富。

二零零七·十月九日

斯  
文  
之  
化



趕黃牛拉磨壓番薯粉 (2010年田埔城)



北山洋樓面對著玄天帝廟鎮東宮的正面



北山洋樓側面

忘了是哪一年，一個夏日午后，騎腳踏車漫遊雙鯉湖岸，在北山振威第屋後靠著泰山石敢當喝水休息。當時前面路邊那座洋樓尚未經過整修，門上也沒落鎖。寂靜的村四下無人。一個動念襲上心頭，還來不及意識念頭的起因，我已走進虛掩的門。

萬萬想不到，這千瘡百孔的牆垣之內，是這樣靜好安詳的世界。

青藍的門扇和窗框，無雕無繪，只有雋永而適意的對句墨色深濃的倚在門邊，綻放著主人詩書自華的光彩。句子忘了，但當時在門邊細讀了久久一陣，那是吟味平常生活的句子。

輕輕踏上還可堪踩踏的木樓梯，走上二樓，房間似無鎖，我好奇卻不想走進這看來是一般人不向外客開放的私人起居空間，就站在走廊上，隔著木框窗上斜排的條木寬縫，向空無一物的屋內張望一眼，幾道斜陽從外牆石窗上的石條間折在黑木地板和粉白的牆壁上，彷彿是對窗繡針帶話家常的女眷身影，寧靜光影中強烈而深刻的察覺到一種漫漫無邊、歲月悠長的生活況味，竟被這撲面而來的安詳與溫暖逼紅了眼眶，像闊別遠遊，浪蕩江湖後乍歸故里的遊子。屋外忽然一陣喧嘩雜沓，隨身喇叭的擴音器響起聲來：「這是北山洋樓，古寧頭大戰時……」我屏息而立，躲在牆角，深怕招來屋外觀光客跟隨湧

進而壞了這方天地的寧靜，同時為這氣質優雅的房子隱隱起著被曲解的委屈和心疼，她豈止是戰爭遺物而已……

走進村內，找姑姑喝一碗濃濃的堯陽茶，坐在古厝巷間聽往來厝邊話家常，看一群候鳥從飛簷指向的蔚藍天際飛過。每一口水井的井欄都是濕潤著的，這裡的古厝和笑語茶香，不是民居樣品，也不是旅客消費，是生發歷史的生活景象。

姑丈帶我們穿上膠鞋，走過爛沙泥灣的海灘路，三尖耙輕輕一撥，一顆顆肥美的花蛤像攤在沙地上的石子任人撿拾。穿著膠鞋拿著三尖耙，身上的專業漁具配備和唾手可得收穫，腥涼海風拂起鐵桶裡花蛤一陣陣撲鼻的腥鮮氣味，我於是懂了不需再農漁養家的老姑丈，對這片山與海的感情，以及終年如常上山下海耕耘至老死的心情。於他是平常不過的工作習慣，於我看來是浪漫至極的對山海和生活的禮敬。

南山的李阿伯邊走邊指一塊又一塊屋牆之間平坦的埕，說：「這些早時都是厝，有人在這裡偎絃溜曲，有人在那裡打拳，有人在那

裡說古、拆字、算命，我們在那裡讀冊……。較早整鄉里都是人，都是厝，沒有埕。是砲彈炸落、走亂、屋倒，才有這些埕，早哪有埕！」阿伯矯健的身步配合跳越在一塊塊空埕之間的手指，一幅幅活潑生鮮的生活場景在阿伯指點處彷彿歷歷在目。阿伯七十幾了，那些個打拳溜曲、讀書說古，今天張揚著推廣保存的文化大事，不過是在六十多年前，不過是當時庶民慣習的日常生活。

我一腳一腳走在印著百年足跡的石板路上，一遍一遍拍攝著傾圮而依然絕美的老屋和村景的每個一角落，一字一字記著老人們敘述的過往生活景象，心卻一陣一陣的抽搐和疲軟，像極了失戀和相思交加的愁苦。明知生活不會就此結束，明知未來仍有明天，就是無法釋懷眼前令人眷戀的一切，一旦消逝遠離，是否還能再見這令人深深思慕的典型？

社會科學理論教科書對「文化是生活的方式」詮釋得扼要而經典，卻無法讓說不具體生活內容的人們具體理解「生活」與「文化」的關係。古寧頭自給自足的耕作生活和豐富的村落風景，為我補充了理論空洞的一頁。是生產和創造的充盈落實了「生活」的意象，是世代相傳的生活意象形成了文化的厚度。

如何金門？怎麼文化？



後浦北門盧成金將軍第



金門方言稱「官蘭」的素心蘭

後浦北門盧成金將軍第最是動人處，是天井石板花臺上葉長花肥的官蘭，和花臺下陰著豆豉的老甕。腦後梳髻簪花的阿嬤走出來說：「哎，來坐。」

二零零七·十月二十三日

不論我們樂不樂見，金門的生活與經濟模式勢必將隨內在傳統的式微與外在環境的變遷而改變。

文化轉型是必然的。上一代種作的高粱田很可能在這一代成了田園別墅，我們在別墅中喝高粱雞尾酒，不再頂著斗笠喝著黃牛耕田，但會在凝視酒杯的微醺無語間，想起高粱路穗在紅土地上迎風伸展的高昂與飽滿。於是乎上一輩拿來掃紅磚地的高粱掃把，在我們全瓷地磚的別墅一角，化作追憶時代景觀的紀念與裝飾。

面對樹漫草長待價而沽的土地，我無從預見什麼樣的地景地貌將取代過往的高粱與花生，成為金門土地上的新文化景觀。但很清楚的預知，上學的路上沒有高粱沒有黃牛沒有泥巴的孩子，對我的高粱掃把和黃牛陶瓷以及紅土烘爐，不會跟著我年紀增長而發酵沈積於腦海的記憶成為家鄉意象。

但是往沙美的路上見到年輕人開著機械車收割高粱，腦中短暫的空白後，轉頭卻是喜的。在金門陽光最美的季節裡，還見得到連田成野的遍地高粱。對金門高粱酒讚賞有加的朋友，見到沿路上大片大片的高粱田，說：「喔，這就是你們金門的高粱啊！」

高粱酒如果是金門的招牌，高粱田景觀或許就是金門最不可少的意象行銷和最具觀光魅力的地景之一。農業文化過渡到商業概念的行銷手段之景觀規劃，如果表裡的質性繼承接合得漂亮，未始不是識時務合時宜的轉型姿態。

商業發展是必然的。但任財團由利益著眼指揮開發，或由在地人以文化自覺的眼光主導金門特色的發展，轉型中的金門可以在財團尚未全面攻城掠地的現在自己規劃，不必像台北商業區一樣，在連鎖商店和財團資本淹沒地方特色和人文景觀時，才在自恨無知不覺之後，再去同財團拚場或切割地方人文特色的經營權和勢力範圍。台大師大商城的溫羅汀聯盟自覺得厲害，卻也經營抵抗得辛苦，而放眼到處是清一色商街文化的精神貧乏現代人，其實多麼渴望一處又一處不同的地方風景和文化風情。

常常遇到一些熟識或陌生初見的朋友主動說起移居金門的理由，不是為傳說中金門人獨享的政策福利，而是對金門風土的由衷喜愛，但美中不足的遺憾卻總是：居停一陣之後，發現生活條件的種種不便或不足，書店少、餐飲價格高和食材用料或環境條件不盡理想等，也是我這老在地人常暗生的遺憾。

後浦的中興路和莒光路兩十字大街至東門市場外，似乎是金門最熱鬧的老街了。巷子裡的老店老舖如果還在老巷子裡以原鋪面做些生活，老店民宿、老舖喝茶、走巷串街，何必山光水色，不同於任何地方的老鎮風情，足以讓許多沒有身家故鄉只有歷史鄉愁的現代人，著迷於時空恍惚，不知歲月了。

沙美的八卦街更是的。一間間幾成廢墟的老店舖，古早的門面和交橫綜錯的巷弄，走得我糊塗又有趣，迷了路走進看似巷道的人家院子，耳聰目明的坐輪椅阿嬤喊住狗吠讓我們從她家後門走出巷子。啊，叫我怎麼說這趣味！走遍世界各地的教授，笑呵呵的走出迷了路的八卦街，說：「這當然值得來走走。」

一條老街的復興，如果一定要賣點什麼東西，老店舖舊有的生產活動就是最佳的消費賣點：榨油工具在的，老油行在的，做麵的，做粿的，做金的，打鐵的，銷售不必是貨物，貨物也不必是成品，過程進行式的體驗消費，對鮮少靠自己的雙手「事生產」的現代消費者而言，可能比貨物成品的買賣交易更具吸引力。

宜蘭人共同的驕傲是風光明媚的人文風景和環保自覺，好客有禮並具思辨精神的民主運動聖地。金門有形的人文史蹟聲譽顯著，無形的人文精神風貌卻似乎相對隱而不明。如果一群有思辨精神和人文關懷的居民就是宜蘭人文精神的代表，有著同樣廣袤而富厚的自然與人文資源的金門，集合起來給外人的文化印象又是什麼？共同創造給所有金門人的集體驕傲又是什麼？

二零零七·十一月六日



沙美老街巷

但是近來改建消息批露，許多文史專家紛紛表達關心，並且提出許多原廟保存價值的積極建言。身為料羅媽祖子民，我們相信每一種善意的建言都在我們信奉的媽祖神明的監理下，有值得檢視和考慮的價值。這些建言可以從我們最關心的風水和寸白問題、完整形制的歷史和建材工法的文化價值、以及模範老廟修建保存案例等層面，分列如下：

一、關於長老所說引村人擔憂的寸白問題。魯班經明白揭示民宅、官廳乃至寺廟尺寸用字（尺白寸白）不可一概而論，例如「義」是紅字，但適用官府不可用於民宅大

目前已經發包的重建理由，主要是屋樑有蛀等木構損壞，神明有指示要再「起」，一心為村人著想的主事長老們，基於體恤以後子孫每二三十年就要為廟籌款修葺的考慮，也希望給媽祖婆住得更好以庇蔭村民更發達，決定全面改建為全新順濟宮，一片苦心，值得感念。

向料羅順濟宮媽祖暨全料羅村民請願

順濟宮開拆前曾燒化於料羅媽祖面前和分發給料羅村民的請願信

附錄一：



2014 拆除前的順濟宮內殿  
(2014/4/22)



地坐虎穴的料羅村媽祖廟順濟宮，  
2014年5月21日拆除以擴大重建  
(2009年拍攝)

官澳村龍鳳宮，奉媽祖及廣澤尊王。2011年拆除重建。  
(圖攝於1997年)



門，否則招官司是非。長老所謂寸白不對的「桶盤廳」，在民宅是凶，在寺廟不是凶，反而是空間應合儀式的「吉」。民宅喜深度大於寬度以蓄財，大廟進桶盤儀式所在的空間做出寬度過於深度的所謂「桶盤廳」，天井蓄水一總在「進桶盤」交付神明的象徵下，給神明的財都是迴給信眾的福祿壽，是吉不是凶。當年輕人多已不知寸白為何物的今日，老一輩即使目不識丁猶知寸白意思的民間知識盛行時代，建廟者的建築民俗知識及其考慮，不會比今人所知淺薄，而故意留下敗筆給後人傷財或傷心的。建廟以來，香火興旺鄉里人丁鼎盛勝於鄰村，已是廟有與神有靈的明證，要說為了讓鄉里更發達而改變廟的尺度，反倒要深慮新尺度是否適宜原址風水以及靈力是否接續的極大風險。

2、順濟宮形制工法的歷史文化價值。中國建築史專家方擁在金門見這樣的宮廟格局時，他不經意的說這樣的建築格局應是宋元形制，還特別強調，這不代表就是宋元時代留下的，但是體制是那時代的。民國八十一年解嚴之前重修的老廟，再怎麼修，不會輕易把一座講風水的廟完全推倒再重建，基本上都是在舊形制上，把受損的地方用其時還普遍存在的舊技術老工匠修復，所以至二十一世紀的我們還見得到這樣的舊時代形制體的完整留存。村民自稱廟有八百年歷史卻無文獻可徵，文物自己會說話，有識者能讀，不需要文獻導覽。對於建築與文化史的意義來說，宋元之間（南宋到元朝的時代之間，不是整個北宋到南宋的宋代），正是近代民間信仰全

面發展的時期，反映著時代語彙的建築形制，對媽祖的官祀背景和民間信仰文化的形成有多重的意義。我們可以在現在還完好的順濟宮老廟內，辦一場國際研討會，讓順濟宮在世界舞台上被看見。近年推倒的龍鳳宮一類的老廟太多了，堅若磐石的順濟宮不該盲目與各村比大追新，步上犧牲自己無可取代價值的悲劇。

3、有世界知名度和普世價值的模範老廟，都採取修葺不重建和改建。台北大龍峒保安宮就因修復而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03 亞太文化資產保存獎。泉州天后宮與鹿港天后宮都是傳統建築修繕，頭城的開蘭媽祖廟慶元宮也是在最近決定不採新建採修繕。順濟宮的數百年歷史，有她的原貌在，所有專家不需多言，進廟就知道。而身為料羅的媽祖子民，我們即使不是專家，也在這個祖祖輩輩都走過的臺階和跪拜過的空間裡，感應得到他們留下來的足跡與祝福。一進廟就感受得到的溫暖，不用歷史文化來證明，我們自己知道。廟若因不得已的戰亂風災而重建，我們信由天命；廟在可以保有祖先遺澤的狀況下，在我們手中推倒，很難不心痛。

沒有執事者是心懷不良的，沒有信士信女不從媽祖的，但是我們相信神明有興的情況下，在祂熱鬧時來。亂，說老廟要留的人，難道是祂老人家心意已定要等我們蓋新厝給祂住時，故意再來考驗我們的誠意。還是祂別有心的召喚。神明說「宮要起」，是把有損的修理起，還是嫌宮太小要推倒重起。推倒了，料羅媽祖還是料羅人的媽祖；原廟原在，媽祖也還是料羅人的媽祖，也還是過往祖輩和來往過客

為這歷史存下的媽祖廟而來的媽祖。後浦有媽祖廟，官澳有媽祖廟，天津有媽祖廟，山東有媽祖廟，新加坡、世界各地都有媽祖廟，但世界上沒有第二座順濟宮現在這樣有完整的閩南傳統工藝形制的媽祖廟。

所有老廟在過去無知中消逝的此時此際，主持修復者，比主持新建者，更加值得後人為修復者的遠見立碑，誌記其智慧與胸懷。不論做為料羅人或金門人，我們都將感謝並感念，讓我們面對外人時，有一座令我們「大業」（得意）的順濟宮執事委員和村民們。

(2014年4月24日)

附錄二：

在臉書與網友交換意見並寄送私訊到縣長李沃士臉書信箱的告急信

順濟宮拆除前最後的保留途徑，「找縣長，請縣長親自向順濟宮主事及料羅村民說明老廟值得修建保存原貌不要重建。這是連文化部都做不到但是也覺得最有用而直接的辦法。有能達縣長天聽的可以幫幫忙試試看。」有任何自然人，向金門縣文化局舉報，要求指定為暫訂古蹟，讓接受舉報的文化局不得不重啟審查，審查期間可保暫不拆除。但遲遲沒有人舉報，我猜是跟我一樣，深怕逼急改建當局者，在重啟審查前火速拆除。所以歸根究柢，必須是擁有順濟宮發言權的所有料羅村人，集結所有聲音，邀請相關單位與專家，公開召開討論會議，協助順濟宮找到最

好的修建方法，為目前僵局以及受到內外壓力的主事者們重啟對話新局。文化部文資局施局長不但瞭解此事所有內部情況，也向金門縣文化局表達可提供專款協助的全力支持，但是一切關鍵在於此廟是歷史建築不是古蹟，無法以公權力阻止願意解除歷史建築資格的歷史建築保存者拆除。可以落實保存與否的關鍵，始終在順濟宮所有者！主事及其委託主事的全體村民。縣長如果能為今日順濟宮說句話，說不定能再為金門拿到一張國家級重要民俗文物古蹟證明，說不定也能在經濟縣長之外再贏得文化縣長的選票。緊急呀，縣長大人！

(2014年5月19日)

附記：

此信於臉書發出後兩天，2014年5月21日，順濟宮拆除重建工程動工。



已拆除的龍鳳宮內上世紀畫師林天助 1978 年手繪壁畫 (圖攝於 2008 年)





東堡楊氏家廟（攝於 2007 年，2011 年已重建）

就是這樣平易，他近身走向你，誠意而自然的握起你的手，看著說話的你和說話的介紹人，微笑著點點頭，然後你見到一個大家領袖的風采。

夫人是陪著先生走過來的，熱情的招呼每一個眼神和她接觸的人，一點不介意自己在人群簇擁中落了單。我們為她的熱情激起高昂的興致，一句一句和她聊個沒完，不帶南洋腔的標準國語中忽然講出道地得不得了的金門話，哇！我不由得驚呼：您真的沒住在金門嗎？「我潮州話、南安話、廣東話、……話，大概十幾種話都會講。」然後你恍然領悟：嗯，原來如此，一個氣質、能力和成就都與她成功的男人相應得天衣無縫的成功女人。

在東堡的紀念館看到他們從年輕一路走來的照片，我試圖從這個家族的臉龐讀出他們白手起家到衣錦榮歸的足跡。一樓大廳的太太人照片很醒目，斜裱的布衣襯托的鵝蛋臉龐，盈盈笑意在美麗的眼睛中流轉著溫良賢慧的母性的溫婉和堅毅，任誰看著都覺得像似自家祖母般親切。每一次看祖母照片，每一次更能理解做為兒子的爸爸，何以要將祖母遺像鑄成如生的形體置於書案，不只是為治療

思念之痛，更是為貪一點有親可依的安慰與溫暖吧。這點理解，一直要到成年略嘗社會歷練的艱辛，需要親人支持、理解和寬慰，而不只是饑飽溫寒的需求時候，才一點、一點、一滴、一滴的，懂了。父親卻看不到我理解他的時候了。

青年時期的先生與夫人，清瘦俊秀的外貌，颯爽含蓄如尋常的柴鹽夫妻，隨年齡的增長，頤寬圓、額平廣、頰豐隆、耳垂長厚，應了人相學所謂「五岳朝拱，地閣方圓」的大富大貴相，年輕時颯爽含蓄的神情，化而為精光內斂、神閒氣定的長者風範。耳聞與先生有所往來知見的江師略述其行誼，我更相信這長者的富貴相，不是與生帶來的命運所賜，而是有其識見和心地作為的謀略與陰鷲助成其功。商場中極富貴而不招忌，且受人景仰而讚嘆者，非得其人不易想見。富而且貴，且言之有物、行之有方的大人物我太少見了，以致許多相學的術語專詞對我而言都玄虛難解有如神話，集合日來聞見，總算得實證應了相與心生的所謂云云，原來如此。

原以為一場飯局，不過是虛應故事的場面戲，卻因為對不做戲的主人感到親切，而不由自主的讀進他們的故事。交相讚賞之間，一段活潑甜美的琵琶「趕花會」，驚得我們半桌子人放下筷子，看這酣暢甜美的曲子究竟出自怎樣的一個彈手。啊！果然人如其曲，



見扉頁圖說



2007年楊忠禮先生捐建金門大學學人宿舍，校方命名為楊忠禮園

一個甜美活潑的青春少女，國中生耶！終場壓軸的打擊樂獨奏太好了，中西鑼鼓擊節搭配得曼妙華麗，音聲凝續而不滯不斷，有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清澈乾淨，沒有嘈嘈切切的錯雜忙亂，如歌如唱，如行雲流水。我禁不住得意的向同事們拍臂說：「怎麼樣，我們金門也有這種水準的表演，高中生耶！」點頭稱是中奮力鼓掌的同事們，知不知我的得意，不是與有榮焉可以說盡的呀。

任便是在世界各地揚名立萬，一個人一輩子最深的懸念和最隆重的肯定，該不是世人的仰望和名利的封賞，而是心中最有情的角落中最近意的人由衷的讚許與掌聲吧。不是發於情的促動，他們怎會一次次放下手上的繁務，一群群攜親引伴的回到蕞爾家鄉，殷勤探問家鄉最需要的建設，執起每一個鄉親的手致以真誠問候。我在楊忠禮伉儷的掌心和家族中讀到真誠、務實和寬藹和眾的領袖元素，也在他們的行止之間，初次真正的體會了金門遍地無人居住的洋樓主人迢迢的返鄉心情，以及歷史上各地僑匯致力為家鄉辦學、為宗族立祠、乃至為族人起大厝的赤誠動機。他們的胸次之間，豈止是世人所見的名與利而已！

二零零七·十一月二十日

可以變和不變嗎

別問我要什麼  
指引我前來的  
不是我未知的我  
而是為我所未見的你

到處都有我  
到處都是我  
你在哪裡

我終於找到你，以皈依的姿態膜拜你  
因為見了你  
找到未知的我

你來了  
我來了  
你走了  
我還在這裡  
到處都有我

到處都是你  
我從未失去你

——〈尋覓方程式〉

(一)  
我對愛情、鄉土、國族、文化認同、生命意義的追問與探索，似乎有著結構一致的尋覓歷程，總結起來可以寫個方程式，如上。

「這是一條空的巷子，你帶觀光客來這裡，你要他們看什麼？」  
我一時語塞，因為這才發現我們的起點多麼不同。我想的不是觀光風景，是旅行體驗。在語塞的兩秒間，有很多很多言語湧在舌尖欲做抗辯和解說，卻化成這個抽象的程式，極度概括而表意虛弱的語言。只有說：「啊，你想的是觀光客要看什麼；我想的是我們能給旅人什麼樣的旅行體驗。」

(二)  
「不要改變好不好？就這樣，做你自己。不要改變。」大二的假日常在北投文物館附設的禪園茶藝館打工，一個才剛入門落座，



能反射月光的石英花崗岩石板路  
(將軍第住總兵署巷內)



正分別用中外文與中外朋友交談的中年仕女，轉過頭雙手接過我遞上的 menu，靈慧深邃的鳳眼卻停駐直視我數秒，以溫和而果斷的語氣說：「你知不知道你很美？真的很美，你不需要再漂亮了。不要改變好不好？就這樣，做你自己。不要改變。」我矜持而含蓄的回應以微笑，無法點頭也無法應諾，因為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有多少要我改變的變數，也不太明白她要我不改變的是些什麼，卻在當下很明白她真摯的讚許和企盼的眼睛中所蘊含的不容否定和背叛的，近乎信仰的祈求與能量。

道別時她留給我一張力透紙背的勁秀字跡寫的姓氏和電話，說「有什麼困難來找我」，紙下壓著一張千元鈔。我把千元鈔抽起投入櫃檯前的小費箱，雙手拿起字條，安靜而清晰的對她說謝謝。她用讚賞和疼愛的眼光深看我一眼，我正面迎向她，笑著說再見。那張紙條一直壓在抽屜的最角落，我常常怕看見它，彷彿愧對一個應許而未許的承諾。但，心懷感激。在很多孤單寂寞而無助甚至心生怯懦的時刻，那個氣質高貴的女子對素昧平生的我寄予的肯定與期盼，常讓我生出莫名的信心與勇氣。很多年以後，在歷經許多要或不要的人生關鍵的選擇後，我漸漸有些明白，她要我不要改變的「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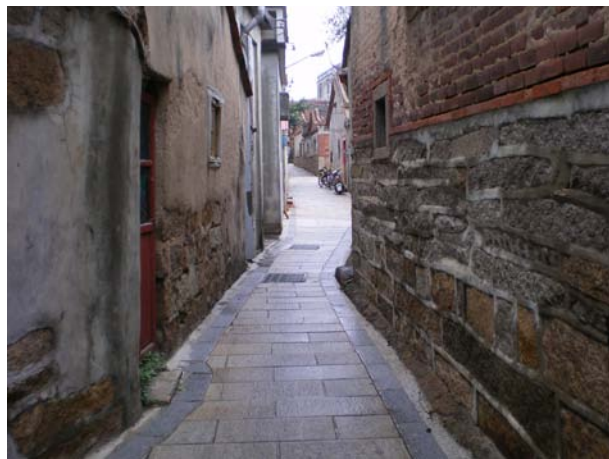
需要漂亮的美」，也許就是忠於真情真性的本質之美吧。

### (三)

走在花木扶疏或菜園田埂漫佈的村舍里巷間，看天行旅雁、河海斜陽下的蚵條、晨間夜裡土壤發散的露氣與土氣，「不要改變好不好」的虔誠呼喚常在我心中油然升起。

印著古人足跡的石板路被水泥淹沒了，月光下和細雨中不再見老石板音符般跳躍的瑩瑩晶光。只有兩旁老屋基石和紅泥灰牆夾起的窄巷彎彎折折，有祖母小腳邁過的媽祖和城隍廟會的香路，以及與我同步迴盪的跫音。「不要改變好不好」，我幾欲疾呼。

故  
土



老後浦廟會香路之二



老後浦廟會香路之一

如果這只是我近於癡愚的一廂情願的在地眷戀，為什麼自外地初來和再來以及在地旅行旅者，都在這樣的空間氛圍裡著迷，甚至莫名的感動？是一個外地的朋友說的：「因為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歷史街道都是再造的，你們這裡不但是歷史沉下來的老，而且是一直用原本的生活延續下來的。」

我們的觀光市場和觀光思維，可以也聽聽這些外人和我們自己的聲音嗎？觀光可以不只是觀賞特定風景，而可以是貼近風土的體驗嗎？

風景的變與不變也許不是片面的虔誠呼喚可以祈求的，觀念的變化卻只在一念之轉。

二零零七·十二月四日



老土



在太武山海印寺門口

聽過一個說法：眷戀故土的離鄉人，臨行包起一把故鄉的泥土，裝入行囊，示一種永懷故土的思念與情感。講這傳說的大室友，眼神充滿依依的懷鄉之戀，熱烈的說，下次回家，也要用心愛的手帕包一把故鄉的泥土帶出來。「但是妳去哪裡找土？」我問來自都市的她。「啊？拿花盆的土好了」她答。「你們金門到處有土吧，你可以多帶一點……」我無言以對，卻在微笑中發出一聲荒涼的嘆息。

經典電影「飄」（亂世佳人）女主角郝思嘉飽經風霜後在家鄉田園黃昏的大樹下，倚著鋤頭抓起一把田裡的泥土，堅毅的眼神充滿希望的望著前方說：「我對我的土地發誓……我發誓一定能從這裡得到力量，重新站起來。」現在看來，那段畫面和口白實在造作且近乎濫情，但大一時看到這一段的我，委實感動得驚心動魄，覺得那簡直是金門家鄉對我而言的意義描寫。在心情低落的時候，只要捨得出零用錢買機票回家，在熟悉的路徑上來來回騎幾段腳踏車，到觀音亭、上太武山看看佛前的香爐，站在熟悉的天空爐前仰望天空，一切都沒變，就安靜了。竟從來沒想過，要帶一把家鄉的泥土做為思念的安慰，即使在聽過室友的懷土傳說和建議之後。

我家門前有土，宅前不遠，左右各有土墳，我和爺爺在土墳邊闢出一片園地，種花種菜。有一兩回，爺爺用洗衣籃裝著當令盛產而肥美的高麗菜、花椰菜、臭柿仔，讓我賣給雜貨店。爺爺看看我拿回來攤在手掌心的幾枚銅板，抖了一下煙灰，吸一口煙，揚起嘴角苦笑說：「賺不夠水費。」我若有所失的愣忡間，爺爺已丟下煙蒂，開水管澆花沃菜去了。耕耘與收穫的價值原來不是賣價可以公平衡量的，我在不平的執著中，初次生出對金錢價值的輕蔑與不信任。正聯想著種菜的農人該如何維持生計的沉重，見爺爺專注如常的照護滿園花園和菜圃的身影，一如他彈指抖落煙灰的輕快與自然，一霎意會了他的苦笑只是對現實的嘲弄，努力耕耘原來與無所為而為之的自在並不衝突。複雜的現實感觸和生命哲學的感悟，在那懵懂年紀，種下多層次價值思考的種子。

我記得那些泥土四季時節隨著植物生長散發的不同氣味，知道它們晨昏晝晝的不同呼吸。我不帶離任何一把泥土，因為從沒有遠離他們而留念的準備，更不願意剝奪他們與大地一同呼吸的自然氣息。把故土留在原地，如同把花留在枝頭自開自謝，那是我對自然生命最鄭重的禮敬和惜愛。如果非得留住一把土，那必然是這一片

恭  
寬  
信  
敏  
惠



有根在土自開自謝



家鄉泥土

授予我無盡藏的生命奧秘與能量的，和爺爺一起耕耘過的泥土。於此，我想到，傳說中帶著家鄉泥土遠遊而逝於異鄉的，總會吩咐為他善後的人，把那一把土撒在他的棺木和墳頭。人們對這一把土的感動和詮釋，說是故土下永懷家鄉的浪漫情懷；人們沒傳說的，那一把土下的人，有沒有鄉情而外，對泥土啟蒙他有情生命的感念？

一把土，可能是鄭重莊嚴的意念之繫，可能是浪漫憧憬的意象消費。杜麗娘唱的「似這等花花草草由人戀，生生死死隨人願，便酸酸楚楚無人怨」或可紆借以比擬這世間的看花人和懷土之人，與其各存心地的花和土的關係。

二零零七·十二月十八日



福建泉州晉江堂號「晉陽」唐氏祖先像

越南學者阮文康教授和成大中文系陳益源教授來演講越南和金門間的「語言與移民」及「文學與民俗」後，送他們離金的隔日，在文化局閩南文化研討會上遇見剛從越南回來的黃振良老師，一見面就欣喜而熱情的對我說：「越南金門同鄉會的副會長名叫唐惠某，他父親名唐敏某，祖父名唐信某……」我興奮得耳提眉張的和黃老師同時說出：「那是我／你們家的人！」

金門後浦橫街姓唐的從晉江磁灶擔瓷來金販瓷進而定居，至我「惠」字一輩不過是第五世，遷金後的唐氏族譜一直沒有正式定稿，能知我族之「恭寬信敏惠」輩份字行的，非黃老師一輩熟悉地方故史與人脈者，恐怕無從輕易認出在金門屬少數族群的唐氏字輩中透露的族源訊息。黃老師述說與我越南族兄對照字輩的短短幾分鐘間，我腦海浮現的是宛如司馬中原和朱西甯小說人物異鄉問字認族親的場景，多麼便利的身分認證！難怪古人見面必先問郡望，再問字輩排行，亦莫怪某些自視高門的氏族不輕易示自家族譜於外人的家門密碼心理。

而我初次聽說自家的字輩排行，卻也是間接由外人告知的。大

姊國中時讀到論語陽貨篇子張問仁，孔子答以能行「恭寬信敏惠」五者於天下為仁。她的國文老師忽然指著她說：「恭寬信敏惠，就是你家的輩份排行。」姊回來跟我說著玩，爸聽到了，鮮少與我們閒聊的爸面露喜色，催促著要姊往下說：「恭寬信敏惠，再來呢？」姊說不知道，爸臉色黯然一下，說：「是『賢良繼美，燕翼貽謀』，記著嗎？」爸若有所思的臉色有些嚴肅，我和姊悄悄離開客廳，姊嘟囔著家裡又沒人說過怎麼知道，我卻很想追問，那麼「恭寬信敏惠」之前和「燕翼貽謀」之後還有什麼。現在想來，當時如果問了，爸該有多欣慰他的孩子有與他同樣關注某些古老傳統的心意，那時只記住了他剎那綻放的喜色，卻沒讀出那喜色的意義。那之後有好一陣子，爸積極著與叔公們討論族譜與祖厝的事，可惜直到他壯年身逝，他嚮往和羨慕的宗親聚於祠堂吃頭的心願始終未遂。連在病榻自知來日無多之際，竟仍癡心指望當時猶未成年的大弟能承他香會爐主及宗祠組織的份事。

我終究是在爺爺而不是父親口中問到了自家的輩份字行。八十二歲的爺爺微抖的手持筆為我寫下「元為定啟光，恭寬信敏惠。賢良繼美，燕翼貽謀」，說：「十八字文，十八代轉一輪。」我喜歡這

十八字序的排列，這透露我的祖先期許的家族門風是穩健保守，謙和而務實的。其中最具體的為人為事之道，正是在「恭寬信敏惠」之句。《論語陽貨篇》：「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從為政的領導者和社會人際關係的經營來看，這既是漸進而積極的並行經營之道，也是順理以成勢的發展進程。忙碌的父親在他有限的生命之年，與我們六子女的對話不多，但他敬天尊老、竭誠待人和敏行多學的行事身教，以及遇事則奮臂而出的烈性，卻不期然的成為他子女們或顯或隱的天性。在他身逝多年後，我在金門山的東半島到西半島的田野調查中，猶能從陌生鄉人口中聽聞他的名字和正面的評價，不論人們識我不識，那引以為榮的驕傲是無所損益的。

然而在大弟選擇最難以突破宗族關係和意識形態的家鄉做為政治起跑點的理念演說中，聽他自陳既知勝算之微而企圖以參選發言「為金門所當為和可以為」的發展提建言，並爭取黨政生態平衡資源的參選理念，我竟不以他是我弟弟為驕傲，而是為金門在目前牢不可破的宗族政治生態中能站出這樣超然於勝負的政治理想人物而

感動，而能跳脫島內政治迷思直取中央政治資源與生態制衡的觀察及其策略性見地尤其難得。孔子答子張行五者於天下的仁，結論於「足以使人」之「惠」上，其為仁即為天下政的意義是極明確的。宗族也許不是也不會是我們永遠可憑恃的資源，藉輩份字行傳下的孔子仁教之家訓給我們的卻是永恆經典的處世智慧。

二零零八·一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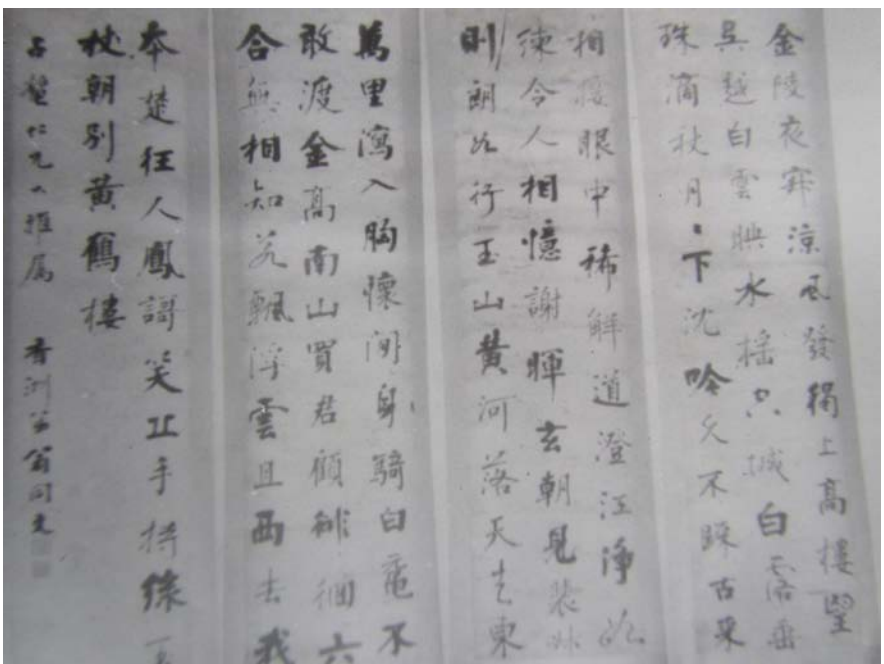
晉江瓷灶唐氏宗祠 1997 年啟譜典禮

文學和作家

家鄉述懷—語話金門



2008年11月



關於「文學」的定義，美國文學理論學者強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1944）說：「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理論家們一直在努力探討解決這個問題，但成效甚微。」然而從「理論家們的理論著作已經在非文學現象中找到了『文學性』」這類現象來看，這個嚴謹而不失幽默的文學批評者，畢竟是為「文學」，尤其是現當代的「文學」這回事下了個非定義性的結論：「文學就是一個特定的社會認為是文學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來裁決，認為可以算作文學作品的任何文本。」

卡勒對文學現象的觀察結論，正指出文學之所以難以規範和難以

定義的問題：文學的創作者、接受者都是極其自由而主觀的，但凡被創作並被視為文學的一切作品，一旦獲得其宣稱為文學的認同，作品的文學角色便獲得承認，且不為其他否認或反對的聲音而消滅其角色地位。情人間的肉麻情書和耳邊細語，局外人體會不出其妙言意趣，當局者讀來一唱三嘆，允為千古經典；諾貝爾文學獎作品貴為世界文學之尊，對無由品味其作品意旨的人來說，那不過是不認識的外人，但不影響他們一再閱讀金庸或瓊瑤的興味。

所以有沒有金門文學這回事？在創作者和接受者均為金門籍或與金門有關的身分為「金門的」認定下，再加以「被認為文學形式」的創作者和接受者俱全的條件，那當然是有的。金門縣文化局和國內文學出版大家聯經出版社共同出版的一系列「金門文學」，印證了卡勒對當代文學現象的觀察結論。

曾經聽一位中文系教授說個故事：一個極年輕就以小說和散文創作走紅，佔書店銷售排行榜長銷名單，既是大學教授也是偶像級明星的作家，在文學批評界一面倒的以純文學為文學標準的時代（大約也不過是十幾年前），曾經很感嘆的對私交甚篤的友人說：「大

家都視我為通俗作家，我很想沉潛一段長時間寫出一部作品，證明我也有純文學作家的實力。」在藤井樹、九把刀等多產的通俗文學、大眾文學貴為出版寵兒和大學熱門通識課程的今日，這仍是排行榜上偶像級玉女的明星作家，看開文學，擁抱讀者，說：「通俗作家也是作家，影響的人群更多更廣，沒什麼不好呀。」

文學鑒賞家沈君山和張大春等譽為兩岸小說第一人的鍾阿城，處女作〈棋王〉於1984年一發表震驚四座，當大家尚不知其為何人而紛紛探問時，又以〈會餐〉獲吉林《作家》雜誌的首屆小說獎。頒獎時，他一樣讓人吃驚，目睹全過程的人民日報評論部記者馬立誠這樣記錄：「老王提出，每位獲獎者回京後給雜誌寫一篇短文，就《作家》首次小說獎活動談談體會、希望等等，什麼都可以。說這話時，老王正握著阿城的手。阿城轉過臉來看看大家，不緊不慢正正經經地說：『老王，我是下三濫，』說著用下巴環指在場北京諸位，『這些才是有名有姓的作家，找他們寫。』『下三濫』是北京土話中極不雅的作賤人的話。一時間，短暫的靜默。」阿城回北京後給《作家》主編老王寫了封短信，這令我讀之凜然但從未收入阿城各種文集的短信的確有阿城風格的獨到之處：「若自己的稿件

被《作家》選登，需極清醒。萬不可以為名字在《作家》上出現，便是作家。我的一篇短文《會餐》得到《作家》小說獎，沒有不高興的道理，但我知道我仍只是一個作者，遠遠不能成「家」。人們常常說的成名成家，實際並不是一回事。成名很容易。去臥一次軌；飛起一磚，擊碎商店玻璃。總之，造成社會的同情或擾亂治安以及產生種種社會影響，你便成名，令人掛在嘴上。成家極難。首先，要是一種勞動；再能將勞動的量變為質，通規律，成系統，有獨創，方能成家。百姓中所稱的「把子」，就是家，雖然可能是犁田、打鐵，卻都符合『家』的要求。以此觀己，遠不到『家』。……發獎會上若由每人介紹自己，我便會站起來，說：『中年作者阿城。』然後，鞠一個躬，坐下。」（馬立誠全文可在以下網址讀到：<http://www.monkey.com.tw/vincent/bsrresp.asp?id=1002>）

文學欣賞和語言表達都是人類本能，不存有無之辯，也無階級貴賤，但在作品及作者的比較中，必定存在著高下差異，如同所有的藝術與物質創成品存在精與美的差異一樣自然。金門有多少人自稱作家我不得而知，也從來無意於作家文學和通俗文學的較量，但在我看得較多的各地民間文學作品中，金門民間故事裡充滿人情



「八卦」的巷弄風景和防禦秘密

金門民間文學集 俗文化故事卷

採錄者：董欣嵐（講述者同鄉之子）  
轉錄初稿：董欣嵐  
整理：廖淑娟

本文出鬼的特殊詞彙及方言音讀：  
五馬拖車穴，[ŋoŋ<sup>2</sup> ma<sup>2</sup> tshu<sup>2</sup> tshai<sup>2</sup> tsai<sup>2</sup>]。  
江蟹羹，[kaŋ<sup>2</sup> hse<sup>2</sup> ŋeŋ<sup>2</sup>]。  
龍德興，[lun<sup>2</sup> tshai<sup>2</sup> ŋeŋ<sup>2</sup>]。  
皇帝冠，[huŋ<sup>2</sup> te<sup>2</sup> kor<sup>2</sup>]，乃應云「冠」如「龜」入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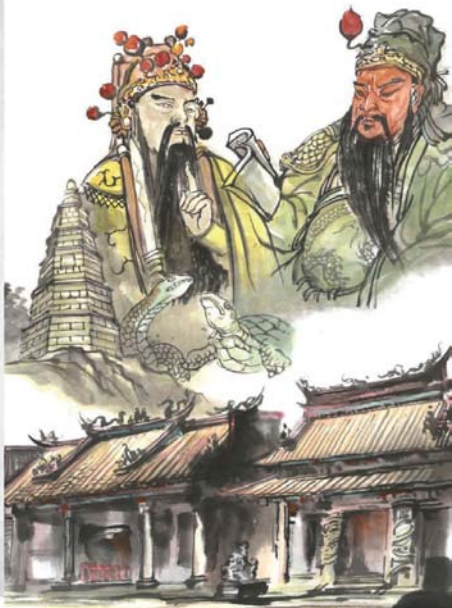
本篇關鍵字：金門城（舊金城）、風水穴、五馬托車穴、明太祖、明朝、皇帝、江蟹羹、龍德興、田浦、風水、水頭

### 15. 金門出兩帝

明朝兩百八十幾年的時候，明朝第十七代的皇帝，知道金門的龍脈會出兩個皇帝，知道明朝到了尾了。這個皇帝知道有一個周德興會曉看風水，就跟他說你去調查看看，看是會出什麼人物。

這個周德興啊！這個周德興很壞心，皇帝的意思是叫他來傳風水，這個周德興聽成聽，以為是要將風水斷掉，讓風水沒法出皇帝，他就來金門城，在金門城蓋一間上帝宮，一間關帝廟，兩個都有帝，表示應了這個風水龍脈，讓金門真的有兩帝，一個關帝，一個上帝（玄天上帝），而不是出兩個皇帝，這個風水就這樣地斷了。

講述者：許麗虹，男，81歲，農，識字(私塾六甲)  
講述時間：04年8月6日  
講述地點：金寧鄉樟林村  
採錄者：王瑪（講述者同村鄰居）  
轉錄初稿：王瑪  
整理：廖淑娟  
故事來源：小時後聽聞閩村中老人進那所老宅講話



義理之權衡和古老而生動的語言風味，反映的是金門代代相傳的眾多民間故事講作者的風土情味和久遠而純熟的口頭敘事傳統，是民間文學中的精品。

二零零八·一月十五日



也是隘門



沙美街內巷子

去年十一月間邀請恩師金榮華教授來金，帶著他走進沙美老街，隨意介紹說我們地方人稱這裡叫八卦街，敏銳的老師立即問了：「為什麼叫八卦街？八卦是形象的指稱，還是意象的名稱？喔，是六角形？那是仿八卦的樣子建嗎？是的話為什麼這麼建？八卦街逛起來不容易迷路嗎？」我頓時語塞。更好的問題又來了：「記得妳說過金門哪個鎮的街道或巷子整個區合起來叫蜘蛛穴，是不是也是近似八卦形的？這裡的八卦跟那裡的蜘蛛和街市城鎮有關係沒有？」我簡直要冒汗了。

我不是沙美人，一時答不出「八卦」問題似乎情有可原，但帶著客人來逛過幾趟，誰也沒問過這些問題，我也沒想過，問題意識很薄弱。後浦城的蜘蛛穴是我好愛的傳說，坐在蜘蛛穴位中的奎閣在眾巷環抱中顯得更加神秘而美麗，但為什麼這巷子們要長成這樣令人迷惑的曲折交錯？自小習慣迷路卻也沒問過。

玩心甚重的七十幾歲老師並不安份的隨我走外沿街道，不怕迷路的他見著小巷就走，眼看著注定迷路，索性讓老師帶著看這街究竟啥個八卦樣。經過一道隘門，老師停著不動，我指著街頭巷尾的

隘門說，過去有海盜來時，把過道上的隘門關上，就是一道道的防守關卡。老師點頭不語。

老師閱讀式的觀察地形地勢的樣子，我感覺像是陪著一位莫測高深的風水師。

午後的街道四下無人，我探看著門戶不嚴的人家，想找個鄉親來對話順便問怎麼出八卦街。喜歡親近地方風土的老師，即使不懂該地方言，在地方人的方言對話中，也能聽出風土人情的興味。他有一回受文化局邀約來演講，受到文化局和地方人士的接待後，跟我說：「你們這地方的人情敦厚和性情涵養跟你們的民間故事反映的民情氣質很一致。涵養和知識無關，這是你們的風情。」我喜歡做這地方風景裡的人。

一個阿伯走近我們面前，看來他觀察我們有一會了，指著一條我們沒注意的巷子說：「我帶你們去走。」我想著再帶老師去別處走走，客氣的說要走了，阿伯說：「哎，來吧，沒我帶你們走不出去。」約略聽懂的老師呵呵笑起來，說：「是啊，妳不讓他帶是走

不出去的。」

落地紅磚蓋住了窄巷階梯，阿伯說這狹巷裡的紅磚樓曾有中藥鋪、南北貨行、糖果店等；再轉進一條門低屋矮的巷子，指著一間間舊式而樸實的老店舖說這以前是做粿的、做麵的、醃豆豉、賣豆漿豆腐的……，「啊！真熱鬧！」我簡直看到了生氣蓬勃的街景。阿伯說：「當然是熱鬧，那年節時是整街路擠得走不騰動。」

轉過一個個巷口，老師在每個隘門口略停看看出入位置，動作輕微到近似不經意，仍讓細心的阿伯看出了意思，再一轉，進了一條黑洞洞的狹巷，出來是萬安堂的廣場，回頭指著蓋在巷道上不易被注意的閣樓，說：「這是鎗樓。賊若來，門關上，我們人躲在上面開鎗。」老師拍額稱讚，我看得下巴懸空。

車停在洋樓旁一排老房子門前的埕邊上，我指著門邊的狗洞好玩的對老師說：「看看，這是狗洞。一有外客或陌生人靠近，狗就一串的從這洞口竄出來，主人門都不必開，聽狗吠聲就知道大約是多生熟的人來了。」老師說：「阿呀！這就是了，隘門、鎗樓和狗洞，



老街的舊式店鋪

金門這鄉村鎮的防禦系統不就出來了。人沒進門狗先通報了；外賊一進八卦街先迷路了，你們自己人一下走出來；關上兩道門就是一個牢，你抓住賊了。賊要出門進門還得過你鎗口這一關。呵呵！」老師說得像個卡通故事，我聽得像個孫子。

老師給我個金門村鎮防禦系統的研究課題，我從老師的觀察中看清海盜與金門聚落、空間、建築等等與我關注的金門民間日常生活的關係。

二零零八·一月二十九日

沙美老街在戰地時期仍鼎盛



作  
活



沙美保生大帝廟萬安堂前，通往沙美老街的通衢。  
老人家指上方鐵皮包覆的是從前守衛街道入口的鎗樓

那個留法的詩人老師拿著我們充塞懵懂夢語的詩選習作，感慨而嚴肅的說：「寫詩和戀愛是一樣的，不陷進去，你怎麼知道那世界是怎樣子的？你不知道那世界，你怎麼描寫它？即便寫了，也是空的、假的、虛妄的。」對於剛剛走出被諄諄告誡要專心讀書不要談戀愛甚至不能留長頭髮的高中，還沒摸清大學面目、還不懂如何成為大人的我來說，這個嚴肅的要我們陷進情感和直覺去寫詩去談戀愛的老師，簡直是天外之人在說天外之語，我有些恐懼，有些徬徨，有些驚喜。《牡丹亭》剛成年的杜麗娘一進花園，開口便道：「春香啊，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是的，憑那個年紀的心動與靈動，只有愛情能與詩結盟。

然而即使拿到了詩選評析最高分，我很清楚自己分析的那些詩話只是對詩與詩人的無端臆測，更多的是藉題發揮的自我告解。沒學會詩的語言，也沒有具體的陷溺標的。倒是課間言說的願當辛棄疾「醉裡挑燈看劍」時無言的侍妾、願做鍾阿城身邊忠誠的門徒等很認真的嚮往著的瘋話，贏得天外老師的讚賞，頗有幸會知音的得意。

陳凱歌霸王別姬電影中幾個段落，不同年紀的主角以不同語氣、不同表情分別說了幾次「不風魔，不成活」，每一次都讓我對這些個著迷不已的藝術世界起著「血淋漓、汗涔涔、淚潸潸」如其畫面景象和人物表情的揪心恐懼和迷戀。張國榮扮程蝶衣回答段小樓「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面無表情清清冷冷吐出「不風魔，不成活」，我倏地熱淚盈眶和不寒而豎立的汗毛，讓我堅定意志，不寫詩，也不投入愛情的火坑。張國榮陷入化境的演出是詩的境界，我見到詩與愛的純粹質地來自生命的燃燒，愈同情燃燒的痛楚，愈畏懼並崇拜那神聖的光芒。

崑曲一級演員蔡正仁以長生殿「迎像哭像」稱絕梨園幾十年，仍免不了每次散戲後數日才能平復的深情感傷；我最敬愛的計鎮華，對崑曲的敘述，看似平淡，其情也深：「當一些曲牌例如『點絳脣』、『一枝花』或者『集賢賓』的笛聲響起的時候，演唱的慾望就特別強。這跟戲的內容、跟人物是分不開的！我覺得唱起來很過癮，這些曲子完全能夠表達人物的心情。……唱曲子，不是思考的問題，唱的時候，一定要投入到劇情裡面去。」他演《蝴蝶夢》（大劈棺）那面熱心寒、風流倜儻的楚王孫，比他專擅的老生有過之無

執演黑臉大漢開懷而笑的林火財老先生，逝於 2011 年。  
他是在南門五嶽帝廟舅舅家門前年年看我長大的奧尼叔。



不及，比其他以小生見長的演員更見底蘊深厚。他們的表演在動人情感之餘，使人深刻嚴肅的看待他演出的一切。

有一回在後浦廟會中看到兩棚傀儡戲。站棚上拉傀儡的，一棚是個老人家，一棚是個青壯年人。我抱著兒子在兩棚間走動著看，青壯的唱得響亮，老的傀儡舞得漂亮，最後我停在老的棚前，趁著鑼鼓喧天，在兒子耳邊胡編著出場傀儡的故事。老人家嘴邊唸著戲文，一手收起一個傀儡，另一手操起另一個要出場的傀儡，空隙間還擺手示意我站到棚邊沒太陽的角落，喉嚨底卻吆喝喝的拉開粗嗓配合手下黑臉大漢出場：「我快馬加鞭……班師回朝啊……」黑臉大漢提腳舉手、

前擺後搖跳舞般奔跑起來，我不由得面露喜色，同時喜滋滋的看看兒子專注的表情。眼看黑漢就要走入幕後，老人家眼色一飛，咧嘴側笑，大漢一個跨步回身，黑裙如花片飛展、如黑鷹盤旋，鑼鼓手配合著黑漢的動作激越起來，我和當時未滿兩歲的兒子默契的對望一眼，兒子指著黑漢伊呀教我，我失聲驚呼叫好。老人家咧出兩排牙齒呀呼阿哈的和他的黑漢盡情玩耍，兒子的嘴張得和眼睛一樣圓。大夥都高興極了。

是情動意真，不是展演的心機，傳達於言表之外而感人。是深沉蘊藉、生鮮活潑的誠摯，作活了這扣人心弦的藝術的和歡樂的一切。

—— 2008/1/30 與陳慶瀚談寫作有感

二零零八·二月十二日

適  
意



穿著出眾的單身女郎，沒由地引人側目，似乎隨時隨地都有招蜂引蝶之嫌，尤其是端著一臉潔身自愛的高學歷女生，一身花花綠綠迎著陽光的朝氣，背影下總有詭異的冷冷觀視和令人不安的悶騷原罪。原罪或許起於女為悅己者容的成見，殊不知女者之容，悅己的成份比招惹悅己者的目的，比重懸殊得讓抱著這道成見之牆的人無法想像。陪太太買衣服的先們們都知道，當太太比著一件衣服問你好不好看時，她往往早已心有定見，你說好的她能指出缺點，你說不好的她能說出一串道不盡的好處，最後你說：「隨便，妳喜歡就好。」她會說：「你幫我看一下嘛！」這就是女人。她首先要悅己，然後才是要悅己者見她的容。有時候後者悅不悅其實不頂重要。容能悅己，才是真正的一件賞心樂事。

妹看著我滿衣櫃的花花綠綠、大紅大紫，幾乎失聲的驚叫：「哇！一櫥的花！你還真的一件件穿出去呀！」「為什麼不，我平日就這麼穿著，不過是家常衣服罷。」當時我正穿著綠地粉紅牡丹花土布大襟衣，兩個妹妹從餐廳一路指著我衣裳又喜又笑的，跟著我回家參觀衣櫃。「你什麼時候穿起這麼花的衣裳？」「不好看嗎？」「太好看了！你不怕太招搖？」「招搖惹誰？我結婚了還怕

人追呀？」  
妹愣一陣，低低的說：「真是結了婚才不怕招搖。」

妳怕什麼呢？系上某女生偶爾穿了一件裙子就被說了半天。說些什麼？也沒說什麼。那就讓人說唄。

許多人一生一世努力的求名求利，平凡的求利不過就是為了滿足某種美好生活的構想；平凡人的名若可求，也不過就是成為眾所周知的話題之一。名人衣食你都可以放心談論，褒貶羨慕皆可言之，換你來讓人談論一番有何不可？非關道德的毀譽值得怕嗎？流言可畏有時候也是傳說來的成見。

但我結婚前，還真是怕隨衣而來的暗中窺視，也怕被無意招惹的人追求。大學到研究所整整憋了七年，終於為了穿上收藏多年的美麗衣裳自在地上大街，讓身邊那個最少說話而以為最安全的人牽住了手，我和我美麗的鮮色衣服們自在的擁舞，讓身邊那個人擋去所有令人不安的目光。



陳曹倩中國女紅坊的藍夾纈印花布製衣(2002年)



麻紗墨繪衣料(2011年)

看來真是驚奇。我領略了別人不無羨慕的訝異，卻也同時覺察到一種已經或即將俱往矣的惆悵。

鹿谷烏龍有古老的味道，是經年栽茶做茶的師父，才提煉得出來的歲月的芬芳。每當戀古之癖來犯，就有落花流水紋的衣袖，執壺煮茶來解渴。

二零零八·二月二十六日



墨香濃郁的落花流水紋樣藍染(2001年)

台北小居的陽臺有幾根唐竹，窗邊一盆茉莉，桂花的枝桠扶疏，如今正有點點金黃噴香。那是外祖母舊厝的天井，季節的味道。風吹落桂花粒在青石階上，時光流成畫的景狀。我穿出祖母的斜襟大褂，將一件件絲綢與棉布印花衣在竹影花香間抖開，如意襟、琵琶扣、龍紋繡、織金錦，花團錦簇，是榮華富貴的顏色，一邊還有藍染印花的棉衣，逕自散發著墨的幽香。

我沉迷在祖母時代的氣味、色彩，及各種曲折有緻的服裝造型與裝飾線條裏，常常不能明白，這麼別緻而出色的美好工藝，怎麼會在這力求獨特的時代，被牛仔與T恤淹沒。

老照片裏看著年輕時候的老祖母們穿得精神抖擻、神采飛揚的華服，我千欣萬喜地穿著出門，卻怎麼總在別人的眼光裏讀到奇裝異服的神色，那是內衣亮片都引不來的驚奇。我知道這是現下真正的奇裝異服。然而，祖母時代的華美與精緻，我在時尚街頭尋尋覓覓，也只能找到一點點一點點的近似。當手工成為標榜商品價值的利器時，才忽然領悟，那個時代的精緻，原來正是手工的歲月，針線絲縷，是經心經眼的纏繞指間織就的。那個時代的美麗，現在

價  
值  
感  
的  
成  
就

二零零四年在台北兼課、寫論文、帶孩子上幼稚園，生活感到緊迫充實但還未意識到忙碌。偶然間和前來詢問報考研究所事宜並討論生涯規劃的學生，誠實的回答他所問的收入問題，說到當時奔波兼課的收入和生活開支可以勉強平衡，學生聽完，睜大眼睛感到不可思議，說：「本來很羨慕老師年紀輕輕就能在大學教書，覺得讀研究所是一項很好的投資，沒想到：是這樣啊：？！」他想想，又說：「老師，我在一家廣告公司打工，每周只要上兩個假日班，多接 case，一個月就有兩三萬了耶！而且工作輕鬆喔！」「這時候會有這麼好的工作？」「嗯，：是有一個熟人幫我介紹進去的。」看他一改先前討論功課的恭謹唯諾，言談間逐漸流露得意的口吻和自信的神色，我為他倏然恢復的自信高興，但也希望只是藉以勸他不要把研究所當賺錢或出路保證而坦誠相告的事實，不會誤導或擔誤了他的將來。我說：「其實我從不後悔走這條路：」「我知道，老師。反正你快拿到學位了嘛！可是我現在開始，用你過去所花的這十年，我會賺到很多個人生的一百萬。加油喔！老師再見。」

在與台灣南北各種學系大學新鮮人互動的教學經驗中，我感覺現代人，或現代年青人的價值觀，並不是由教育成就的，而是潮流

主導的。潮流又是由誰創造由誰主導？是商品，商品經濟，商品文化。農業時代的勞動文化，工業時代的物質文化，與現今商業時代的商品文化，都有各自所見證和期許的價值，此彼之間，也許不是容不容，而是同不同的問題。同一件物品，用不同的包裝可以賣出天壤之別的價格，那不是貨物品質差異，是商業價值創造的消費認同差異。

自認洞悉各種價值成見之所偏及其所蔽，卻在學生寄寓同情的話語中，才驚覺自己價值信仰落伍的一面：曾幾何時，學位之為投資工具的商品定位已取代其為高等知識的地位；而我投資標的的報酬率似乎又低得讓人同情！

從警衛室接過學校掛號寄來的聘書時，我是備受豔羨和尊敬的大學教授；在菜市場搶購便宜蔬菜、和魚販喊價，兩年前被喊作小姐，現在人稱太太。教授或太太，一開始都因不習慣而令我感到彆扭，但拿起書本和提起菜刀，自己卻也時時意識著自己的身份而有一種展示的姿态，向別人也向自己展示。個人價值和家庭價值，常常就在這種展示之際，向我提出權量與平衡的要求：採買洗切炒的

時間，佔去我大量讀書寫作的黃金時間；而外食既不經濟更不實惠，一頓可口的餐費可能耗去三天的食材費而仍嫌營養不均衡。還是去市場搶便宜吧。

從碩士班進入博士班，到達讀書階段的高峰，我不再只是埋頭苦讀，而開始展望人生的遠程規劃。我積極的參與各種學術活動與論文發表，有一種初出茅廬的意氣風發和昂揚的鬥志。但是在一場備受講評教授稱讚而受到舉座矚目的非正式會議中，我毫無招架的真正受寵而驚，「年輕」和「女性」的角色在誇獎中被無意的提及，令我懷疑我是否沒有足夠做為學者的才識以致被善意的轉移了焦點。我在盛大的讚譽中深受打擊。而會後同行的女性師長對我流露的羨慕和若有所感的言語，卻更令我大吃一驚。

孩子已在國外唸大學的國立大學講師，深深的望著我說，妳年輕，還有的是機會，我當年就是結婚太早，要照顧公婆孩子，沒時間唸書，要升等也難了。已過不惑之年單身獨居的女性副教授，迷惘惘惘直朝著我說，年輕真好。我意識到，似乎是要結了婚或一直到不再年輕後，女性的性別角色才不再那麼備受重視和強調。在可

能仍會被視為「年輕」至少十年的職業生涯中，我所處的社會和職業環境，很難讓我在不婚的情況下安然的擁有不被額外關注的自在生活。於是我很快的結了婚，很快的懷孕生下我想要的孩子。結婚生子，我用不到兩年的時間完成。這其中主要的促動力，是為了拋棄並擺脫我認為喧賓奪主的外在「優勢」，以證明我所要別人正視和承認的內質之存在，希望別人用客觀標準和平常眼光，衡量我的缺失與成就。

表面看來，我是為了對抗社會成見並驗證自我價值而成就家庭的，現在才慢慢省悟到，我也只是先遷就了社會價值，才肯定了自我價值。

二零零八·三月十一日

舅舅  
舅  
的  
故  
事





父親在家中誠奉的廣澤尊王（相皇公）像



1997年的新頭村蘇王爺廟伍德宮

舅舅是我的民間故事啟蒙師，他講故事的神情、語氣和技巧，教我知道了什麼是故事，和口頭文學的文學興味。以他為標本，我在金門發現了很多很可貴的說故事家。

舅舅講的民間故事，頗有六朝小說的味道，天地的靈交織著人的感，便有怪異，也只是驚人而不駭人，並且可以供人思議的。比如說：「鎮上某店鋪的老闆死後，在陰間被編派做轎夫，正苦著赤腳難行。碰巧隔壁鄰居死了一時，去到陰間，經查命不該絕，又要回去，兩人遇上，打個招呼，便要他帶個口信回陽，叫店鋪家的兒子燒幾雙草鞋來，順便交代了臨終未及告訴的一筆帳款所在。兒子果真找出了一筆先前未知的帳款，趕緊就燒去了幾雙草鞋。」

舅舅講神明故事都有濃厚的人情味，他講神明種種非關善惡的是是非非，宛如講述過往大人的生平事，有愛敬的親切與誠懇，神明彷彿如家中祖先或鄰家老人。他說蘇王爺：「一個老伙子和一個孩子，孩子快成人了卻病得不行了，去求蘇王爺，蘇王爺說這是註好的，老的說三代人望一代人，不能不行，就要死給他。蘇王爺說，好，我辦。蘇王爺到對岸抓了個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孩子去抵，

回來說孩子好了。但是祂犯天條，上天要燒祂的廟，誰也不許擋。鄉人圍起廟，不起火，看你天庭怎麼燒。一隻狗溜過人牆靠廟牆邊要抬腿撒尿，憤怒心急的鄉人擲石打狗，打著牆基，石碰石起火，廟就燒了。」

再有一個故事說：「古早某個村邊有一間破落的廟，遇上荒年，鄉人出外，沒法修繕，也無人祭拜，屋頂破出個洞，下雨直落到神像膝蓋頭。出外的村人當中出了一個做官的，這官人長年為膝上的風濕所苦，每見雨天就犯，梅雨季更爛成個窟窿，怎麼治都治不好。鄉人回來安居了，就修廟，順便把神像膝蓋頭補了。奇了，那做官人的腳爛瘡自己好了，雨天也不再爛了，鄉人都說這官人是廟裏那神轉世的。」知道這事的人還說了：「這人和那神像長得真像呢！」才知道原來神遇荒年，也曉得轉世投官去逃荒的。這些個講來聽來都像是切切真實的舊事，讀來是古小說的語體版。

家住廟旁的舅舅對本島各地的民俗和祭典禮儀相當熟悉，講故事時常由一些民俗慣例或習典故講起，有時候會故意引人發問的用「為什麼」引起聽者的好奇，等你集中注意了，故事也已經開始了。例如他說「二月二，煮粥糜，糊貓鼻」，二月二是土地公生，



後浦南門舅家老宅

但是煮粥糜卻是為了土地媽，為什麼呢？故事說明為什麼土地婆只供在土地廟不供在家宅的原因，很有趣的故事，不明白的讀者，不妨去問問普遍都知道的老前輩們。

舅舅說他的故事大多是以前聽些扛貨的工人講的，這些工人賣力氣，也種田，但是知道很多事，會很多手藝，有的甚至都讀過私塾，寫的字多漂亮。聽舅舅的故事，想著他說的一肚子好故事、一手好字的那些人，怎麼樣都會想到沈從文、汪曾祺和莫言等等過去到當代的，一流的好小說家，他們一再追想和回味不已的文學豐壤，也一向是這些個來自他們自小生長的鄉土代代傳述的鄉野傳奇。中年才開始寫作的莫言，更是直言他的文學啟蒙，不是讀來的，不是看來的，都是野地裡聽來的。

二零零八·三月二十五日





大約是民國六十幾年的後浦街。道士身後第三位捧巾盤的是我爺爺

金門的人，骨肉相貌，和宗祠裏掛的幾代乃至十幾代之明清朝的祖先畫像，十中多有九分相似。土生土長的像得八九分，土生而不在這土裏長的，神貌有七八分，風情只有四五分；出去再久一些，回來人家要問你是哪裡人了。便是土生的人在外地生養的純種，養大了帶回來，怎麼看卻都不是本地人了，是真一點不像。人說一方水土一方人，是水土養人。橋逾淮則枳未必是損人的話，它講的主要是水土與種類的應對關係。金門這地是古早從地底冒出在海上的石坵，有了土有了地還有人來種，是魏晉時或更早之前的事，於是那時代人事物的根性，便留在這地裏，養這地的人直到現在。

老  
鎮  
舊  
區



民國六十年左右，在後浦橫街陳寶益號內，父親在家為爺爺生日宴請親友



路經老村落中別人的老家廟前，受門神吸引的小孩(2007年)



金城的街，東西南北門的名稱和角頭，都還是舊時代城池集鎮的格局，清提督衙門前空出一大片廣場，才讓這繁榮的街市有一段稍稍喘息的空間。幾家老字號的中藥房、糕餅店、雜糧南北貨和金紙鋪，挨著街頭那座據說宋建的觀音亭寺，蜿蜒成一條曲長的街，中間幾間布行及時裝和棉被店，隨著時尚和季節改換些許顏色，讓這街市不顯得陳舊落伍。各號的招牌匾額，幾世傳下，各有主顧，不招生意也不捨生意，開門營生，是營業，也是生活，各自安然。匾上的字大多不落款。且不去追究那牌匾和門額的框架是什麼年代的，端那渾厚的字體透出的挺拔大氣，一見而知是現世安穩的盛世表情。

從街頭一眼望盡街尾，觀音亭兩邊鐘鼓樓上的「靈濟古寺」四個大字會填滿你的視線，然而走到寺前的天公爐這頭，你才發現這街市的高潮才剛剛開始。打天公爐左邊一轉身，三五步間，忽然一座貞節牌坊聳在面前，石柱上的朱字楹聯和牌樓上的精美石雕，巍巍地拱著一道「聖旨」，「啊！」，這一聲表示你終於意會了這街以及他們的歷史了。聖旨的時代和貞節牌坊無論如何是久遠以前的了。過了貞節牌坊這道門，金門主婦趕早買菜、外地觀光客買大陸貨的東門菜市場就鋪地展開了。

古  
厝  
新  
廈



石坊腳外菜市



我所戀棧的事物之改變，未必是誰的介入與不是，它只是有變的需要。

我想著曾經在千年的古墓裏，開墓的後人發現一籃鮮嫩如新的藕片，驚喜地提出古墓到研究室的片刻之間，籃中的鮮藕瞬時化為清水的故事。千年的歲月，千年的狀態，要消失要融化，原來也只是瞬息之間。乍聞這神奇近乎神秘的故事，我先是興奮到戰慄，繼而灰心。戰慄的是那一籃藕穿越的時間幾乎可以證明永恆的可能，灰心的是那不論是被古人苦心經營或無心造就的鮮美，終究不能有永恆的存在，許多外來的介入，讓那古老的生鮮變得脆弱乃至揮發如雲煙。什麼樣的保護能使它鲜活如其本來狀態？或許，除了它所憑以存在的環境，任何刻意的作為都是徒然的傷害吧。

然而瓦房柴扉與雕樑畫棟，終於都一一翻新為水泥華廈。當主人喜洋洋地在耀眼的雕花銅門貼上新的紅色門聯時，我明白了許多

柴枝堆放在門前的埕邊，泛白的門聯牢牢固守在柴扉兩側，望那門聯與柴堆踳距的角落，聞著的都是生活的味道，是辛苦與恬適的味道。從那十字的街和衙門口外、貞節牌坊下的菜市場逗起來的城，忽然走到這裡，這靜謐而安詳的姿態竟美好和古老得令人發慌，空間仍是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時代的空間，時間卻已是電線與短波在空中交織飛越的時間，這時空的滯留與交會，能得多少片刻的延續？蒲公英從柴堆間飛起，在門聯邊打了一轉，飄向有雲的天空後，就看不見去向了。

石  
板  
路  
的  
月  
光

我記得四歲的一個月夜，與母親從外婆家回家的路上，那石板上的月光。花崗岩的石英晶瑩地反射著絲絲如針的月光，刺開我睡意矇矓的眼睛，於是才注意到晴朗的空中，有一輪瑩澈潔白的月，而天竟如白日的藍！我一時驚醒，幾乎是驚慌地，指著那月輕聲嚷著：「媽，妳看，那月娘這光！」媽趕忙輕輕地打下我的食指：「惹嬰，不當指月娘，快緊拜拜！」我茫然地合起雙掌。媽笑：「十五的月娘上圓、上光啊！不過妳若用手指月娘，月娘夜昏時會給妳割耳喔！」「啊？我頭陣已指了，怎麼辦？」「不要緊，妳跟她拜拜，她知影妳不曉，不會給妳割了。」我低頭看著石板路上晶瑩的月光，看見腳下的影子一步步地緊追著自己，看看慌張起來，收起頭，卻問媽：「媽，月娘用啥割我的耳？」媽抬起手要指向月，臨時又警覺地收起來，看著月說：「用她彎彎的緣啊。」「彎彎？」我看著圓圓的月亮，說：「是她外口圓圓的那圈嗎？」媽也看看，笑笑，點點頭。這時我們正走進兩旁人家夾壁的窄巷裡，媽舉起食指噓著嘴說：「很晚啊，這樣說話會把人吵起。咱快行。」我仰頭看月亮繞著屋頂追我，拉著媽媽，偷偷鑽進媽的影子裏躲，心裏有一點調皮的得意。大概真的很晚了，媽拉著我的手，腳步加快起來，似乎完全沒注意到我的動作。直到進家門，不再看得見月亮的時候，我才發覺脖子吊得酸了。

在那以後，我每見到新奶粉罐拉下來的圓鋁箔，總會一面想像並模擬著月亮在耳後割劃的角度，一面觸摸著耳括的每一處邊緣，確認它沒有任何被割傷的痕跡。這樣的動作，一直重複到我不再容易在月夜的地上看見月光為止。

月光在一盞盞電燈與路燈亮起的人間，沖淡的退回她僅據的天空之一角，偶爾帶著一點老人式的癡騷，在高樓間與我嬉戲迷藏。我說這月呵！她羞赧而笑，是記起當年照臨大地時清明爽朗的年青神態，臉色一下亮了，又迅速黯淡下來。跟所有被迫提早退休的工人一樣，她如今也有一種羞話當年的自覺多餘的窘態。我說這月呵！

我想起不多年前，公所派人來裝路燈，因其中一盞座落在我家圍牆邊上，裝燈工人特向屋主來打聲招呼，不想卻引來我立刻的咆哮，堅持我們不接受這不必要的「福利」，原因是這燈一旦亮上，我再也不能在花園的地上以及枕邊見著月光。我說：「我家自有日光燈，不需要再罩上一個刺眼的大燈，我只要你還我月光。」錯愕的工人，在我媽的道歉聲中，無辜甚且略帶同情地接受我隔牆的咆哮，狀似為難而抱歉的完成安裝的工作後迅速離去。我瞪視著醜陋

閩  
王  
廟



後浦南門灰埕內石板路

而巨大的燈泡，仔細找出它下方沿牆貼附的電線，如見寇讎，找來老虎鉗一刀鉗斷了電路，心裡的痛快才稍稍撫平了咆哮中的怒怨之氣，不禁得意地笑出聲來，含笑睡了一場午覺。醒來見窗前一片明亮，正疑惑今晚的月光怎如此異常，一看卻大驚失色，牆上的路燈竟亮著！我不得不讚佩公所的應變及供電設備竟如此完善且有效率，心中興起與之一搏的鬥志。這時妹妹正四處敲打著電話問：「電話怎麼都沒聲音？」一時間，我如雷轟頂的一個轉念與媽的叫聲同時呼應：「妳剪了路燈線？還是剪了電話線？！」

福建省政府近海邊有個閻羅殿，黑臉的閻王眼大大的，人還沒進殿，就像是已被祂看穿了透，我因為敬畏，不曾也不敢與祂對視，始終未嘗看完全祂的臉。祂身邊的牛頭馬面各站一邊，一個拿著長槍，一個拿三杈齒，支著地面站著，隻手捋腰，也睜大著眼，咧著牙齒像是笑又不是笑（閻王應該沒咧牙，不然一定會爆笑得失去威嚴）。兩旁的瓷磚壁上，沿牆成路的畫著一個個綠色皮膚、瘦得皮包骨、頭成山字形、手中各自拿叉持鍊、也咧著嘴的鬼卒們。一直到高中畢業離開這島的生活前，媽每年至少帶我陪她來這裡燒一次香。我從不知拜閻王要求和能求的是什麼，媽也從不許我問，但每當媽攜著金紙騎車帶我轉向這荒涼海邊的路口時，我總是會從腳底湧出一股莫名的興奮和微妙的期待，那是對某種神秘世界的恐懼與好奇。那一年去拜望這閻老閻時，我進殿竟默默地對祂說了聲「嗨，您好」，還對兩位侍衛分別笑了笑，但看到牛頭咧嘴的大牙時，我忽然低下頭來，不敢再多看一眼。那以後，我再不曾在其他地方見過閻羅殿或閻王廟，即使在據稱廟種最多的台南也不曾發現。我隱約地刻意在尋找另一座閻王廟，像似在尋找失散或失憶的戀人，目標不是為了尋回過去的戀人，卻是想在這比對尋求的過程中，明白祂或祂們的獨特之處是什麼，從而明白當中叫我興奮的和使我好奇的是什麼元素。然而我從未再見過任何一個閻王廟。

我自己不理解的是，回鄉以後，即使偶爾經過那路口，不經意望去一眼，便浮現那熟悉的森涼小廟，我卻怎麼再也走不進那羊腸小路去，只管在心裏放著祂們的樣子。我也許怕，那森羅殿，對了，那叫做森羅殿，如果也像那座老城隍廟和其他大小廟一樣翻身了，修成富麗堂皇的門面和貼箔的金身，只要一眼，我怕便再也留不住記憶中令我興奮和好奇的氛圍與畫面，成長歲月中有限的幾個青梅故舊，又將永遠地消失其中之一。更如果祂們早已如其他偏僻的廟宇沉沒於荒煙蔓草中，那更要憑添遺憾與憂傷了。所以，竟是刻意的，我問都不問，關於祂們的現況和存在。我得承認，在感情的維護上，我是脆弱而逃避現實的。這與我所認知的自己不像，與我對外宣稱和描繪的個人形象更是大相逕庭，但在這件現實上，我果真是如此的，因我需要一個讓精神遁逃和沉溺的去處，尤其當需要故鄉的時候。

寫於二零零一·八月十七日

收錄於《金門文藝》第7期 2005年7月，金門縣文化局



後浦北門巷內人家，傳爐萬代的磚雕

後記：

森羅殿已於民國九十六年(2007)完全拆除重建，原廟地向海邊移地數公尺，緊臨海濱公園。金門縣政府「金門寺廟名錄」網頁對該廟簡介如下：

森羅殿民間俗稱「萬善(神)爺宮」，前方臨海，是早年金門與同安縣城對渡的碼頭，習稱「同安渡頭」，也是大媽祖宮的舊址。後方早期是大片墳場，故建小廟奉祀雜姓公，民國六十一年初建時，前殿奉祀萬善爺，後殿一度是大媽祖宮神像暫奉的地點。本廟於新近剛完成三進規模的重建工程，前殿奉祀萬善爺，後殿奉祀地藏王菩薩。(見「金門寺廟名錄」[http://temple.kinmen.gov.tw/chinese/Photo\\_Detail.aspx?s=168](http://temple.kinmen.gov.tw/chinese/Photo_Detail.aspx?s=168)，網址擷取日期：2014年7月5日)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家鄉述懷：活話金門 / 唐蕙韻作. -- 初版. -- 金門縣金寧鄉：  
松風閣商行, 2014.08

:163 面 ;15.6x21.5 公分

ISBN 978-986-91015-0-9 (平裝)

855

103016741

## 家鄉述懷—活話金門

---

作者・唐蕙韻 | 贊助單位・金門縣文化局 | 美術指導・李秀秀 |  
美術編輯・翁鈺涵 | 攝影・唐蕙韻 | 封面設計・翁鈺涵 | 出版者・  
松風閣商行 Song-Fong Culture Shops 金門縣金寧鄉埔邊 16 號 (082)  
312879 | 印製・印盛數位印刷 | 定價・200 元 | 初版一刷・2014 年  
9 月 | 著作權所有・侵犯必究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  
請寄回更換 | Printed in Taiwan